

元史譯文證補

元史譯文證補序

自來一統之朝幅員最廣莫如有元而有元武功之盛莫如蕩平西域太祖成吉思汗卽位之十四年始議親征大舉西伐至十八年而功成西南至於西印度之費那克河西北至於裏海黑海阿羅思當時用命諸王則前有朮赤察合台旭烈兀等後有拔都等諸臣則有哲別速不台等類皆謀勇足備猛摯無前故得犁庭掃穴所向披靡而其間往來文牘皆蒙文土語史官紀載略而不詳至旭烈兀後王合贊時命其臣火者拉施特兒哀丁纂修蒙古全史一書又皆阿剌比文未行於中國明洪武元年詔宋濂等修元史燕京圖籍囊載而南閱一年而卽成遺漏散失訛舛實多考古者憾焉嘉定錢竹汀宮詹見元祕史譯本以爲論次太祖事迹當於是書折衷然猶未見祕史之蒙文也順德李仲約侍郎得蒙文

祕史又取他書加以參訂著元祕史注然所據亦僅中土諸家紀載未覩拉施特史也蓋至光緒己丑歲吾吳洪文卿侍郎奉命出使俄德和奧駐其地者三年周諮博訪裒然成書而後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備焉侍郎之初至俄也得拉施特書隨行舌人苦無能譯阿剌比文者見之皆瞠目侍郎以爲旣得此書當使顯於斯世不可當吾身而失之於是多方購求遂得多桑書則譯成英文者又得貝勒津哀忒蠻諸人書則譯成俄文者始有端緒可尋而所譯各從其音人名地名部族名有緝改歧異者有前後不一者乃復詢之俄國諸通人及各國駐俄之使臣若英若法若德若土耳其若波斯習其聲音聆其議論然後譯以中土文字稿經三易時逾兩年而始成書名之曰元史譯文證補證者證史之誤補者補史之闕也惟其中數卷掇拾散漫未及定稿壬辰侍

郎歸卽授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公牘旁午未遑卒業而一燈中夜猶孳孳爲之無倦容癸巳秋侍郎病且劇臨歿以其初稿之雜摭者付其子工部郎中洛俾守之以其清本屬沈子培比部及余二人且曰數年心力瘁於此書子爲我成之甲午余奉命典江西試歸途聞耗則洛又歿亟函詢其稿本已散失不可復得矣其明年余以養母乞假回籍旋奉諱家居於是取其清本重斟數過以付梓人復寓書子培商其體例惜所謂未及定稿之數卷已無從搜索其字句間有可疑者亦不獲以初稿駁正之則其書仍未完備然有元西域武功之盛卓越前古觀於此書亦可知正史之遺漏舛錯非可僂指計卽祕史譯文及李侍郎所爲注猶未免囿於聞見也則其蒐羅考訂之功豈擗摭家所可同年語哉侍郎爲余館前輩洛又爲余之女夫其駐俄也時時以所屬稿遠

寄就余商若太祖紀譯證及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域補傳木刺夷
補傳蓋其尤愜心貴當者洛亦能文冀其克承家學不謂父子相
繼淪逝余旣傷之其臨歿所屬何敢辭刊旣竣爲述其緣起如此
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月元和陸潤庠拜序

元史譯文證補目錄

卷一上

太祖本紀譯證上

卷一下

太祖本紀譯證下

附太祖訓言補輯 太祖諸弟世系
太祖后妃皇子公主考異 太祖年壽考異

卷二

定宗憲宗本紀補異

卷三

后妃公主表補輯

卷四

朮赤補傳

附史傳考異

卷五

拔都補傳

弟伯勒克附

卷六

忙哥帖木兒諸王補傳

卷七

察合台諸王補傳

附

卷八

旭烈兀補傳

附

卷九

阿八哈補傳

卷十

阿魯渾補傳

卷十一

合贊補傳

卷十二

合兒班荅補傳

卷十三

不賽因補傳

卷十四

阿里不哥補傳

卷十五

海都補傳

卷十六

帖木耳補傳

卷十七

圖克魯帖木兒補傳

卷十八

哲別補傳

卷十九

速不台傳注

卷二十

易思麥里傳注

卷二十一

郭寶玉郭德海傳注

卷二十二上

西域補傳上

附考元史本紀

卷二十二下

西域補傳下

卷二十三

報達補傳

附考

卷二十四

木刺夷補傳

附庚里補傳

卷二十五

克烈部補傳

闕

卷二十六上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上

卷二十六下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下

附謙河考

卷二十七上

西域古地考一

卷二十七中

西域古地考二

卷二十七下

西域古地考三

卷二十八

蒙古部族考

關

卷二十九

元世各教名考

附景教考

天方教歷考

卷三十

舊唐書大食傳考證

引用西域書目

火耆拉施特兒哀丁省文稱拉施特

或曰法在兒烏拉嗎拉施特或曰拉施特哀特勿來特又曰拉施特哀兒哈克佛

哀丁統觀諸說以火耆拉施特兒哀丁稱謂為黨人多謂其系出猶太

波斯之哈馬丹人生於宋理宗淳祐七

年即元定宗二年先以醫伎侍西域宗王合贊繼司文誥以其有

著作才命修國史盡出先時卷牘資其考覈復命蒙古大臣諳掌

故者襄事書成名之曰札米伍特台白兒力克上四字義為全下

五字義為史猶言蒙古全史

書白敘云台贊汗以今舉國從漢罕默德敦而蒙古世系野垂統緒及今不紀後將失考擇於廷臣屬以史職

辭不敏不悉蒙古事獲弗獲命惟命蒙古人博拉丞相為之佐就以諮詢乃得賅備云云書名甚尤良今以私意名之曰元西域史庶便稱引書用波斯文惟鈔

本傳世

從前波斯自有文字自天方教興滅波斯遂改從阿剌比文字即今世所云回文也然今天山西北一帶亦從天方教用其文字而與波斯文字不免同異蓋語言異故文

字亦不盡同使若從官無識阿剌比字者須由西人譯本編出故原書具在而不能譯亦一憾事俄德英法皆鈔錄其書存官書庫阿剌比文於字之上下加點分音故遂寫易說問尚有地理志

一卷已久佚矣又書中牽引天方教謂蒙古上世同出一源此猶蒙古源流之鋪敘釋氏今並不譯其書備敘蒙古部族元帝先系

元太祖一生事迹

此有俄人貝勒津譯本為得廬山真面

太宗定宗憲宗三朝紀述已略

西人多桑聞有譯采據云太宗滅金之事不如元史之詳定憲二朝世祖成宗二朝尤有可據以補證元史者故今譯多桑書爲定憲本紀補輯而無太宗

略而西域宗王則自旭烈兀以至合贊皆各爲傳紀事特詳由於

身仕宗藩見聞親切也多桑所著旭烈兀以至合贊諸傳皆本其書自合兒班答以下則別取西域人記載文理即大遜於前拉施

特相合贊後相其弟合兒班答書成於合兒班答時後爲不賽因

所殺俱見諸王傳

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阿塔蔑里大蔑里克將名見元史西域志費尼地人以地

爲名其父巴海勒丁謨罕默德志費尼仕於蒙古元史憲宗元年

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尙書省事法合魯丁佐之法合魯丁卽

巴海勒丁之異譯志費尼曾侍其父入覲和林旭烈兀西征從軍

主文牘報達旣平令爲地方大吏著有書二卷前紀太祖末十年

及太宗定宗之事畏兀西遼貨勒自彌之事太祖太宗兩世用兵

西域之事後半紀旭烈兀滅木剌夷之事書至宋理宗寶祐五年

卽憲宗七年而止續之者瓦薩甫

拉施特紀西域之師爲華書所無蓋出於此多桑所紀西域始末亦本之也

瓦薩甫亦西域人名阿卜圖拉字瓦薩甫以字行受知於拉施特
兒哀丁以文學薦於宗王合兒班荅授之官著書五卷以續志費
尼皆紀西域宗藩之事

多桑所著宗藩列傳亦本之

訥薩忒

音

阿刺比人生於訥薩之地故稱之曰訥薩忒希哈潑哀

丁謨罕默德乃其名也先爲喀侖特而堡長官西域故王之子札

刺勒丁自印度西歸建國辟爲幕府官太宗之世遣將西征札刺

勒丁死爲傳紀之書名西雷土斯蘇爾灘只拉兒哀丁忙果必而

體西雷土斯釋義爲傳餘詳西域傳中

此書亦爲多桑所本

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西域毛夕耳部人省文稱阿黎毛夕耳

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毛夕里常奉其部主之命使於報達著書

首言開闢以來天帝肇生人類皆謨罕默德教中之語末數卷言

蒙古入西域而哲別速不台一軍入西域之西北侵角兒只國歷失兒灣國以踰高喀斯山等事爲備蓋毛夕耳部壤地相接見聞易詳也書名喀密兒伍脫台白兒力克上五字義爲聚下謂史今

惟存後六卷藏於法都

多桑所紀哲速二將西北進師之事亦多本之以上皆見多桑書內引用舊目

阿卜而嘎錫蒙古人朮赤裔孫明崇禎末年爲鹹海之南機窪部主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花刺子模地元初西域王之舊部在焉機窪或作其瓦或作基發本城名後以城名爲都名其所著書本於拉施特兒哀丁而舉其大略意在詳論蒙古先世然大率引援天方教語不足憑也書用突厥文名曰適直里意突而克猶言突厥族譜俄羅斯人戴美桑譯以法文西人無厥字音故突厥轉爲突而克

當云突而屈

多桑歐羅巴人不詳其著籍通阿刺比土耳其等文字著有土耳

其史蒙古史嘉慶年間成書其蒙古史道光初年重刊於和蘭又重刊於法京巴黎自多桑書出西人考元事者接踵迭起皆稱引多桑先求其書不可得得今英人霍兒渥特書譯之意未安也復譯德人華而甫之書繼於德國藏得官舍假得多桑舊本譯以互校乃知華而甫書好逞臆見引述舊說往往改易失真霍兒渥特書本於多桑而蒐獵過繁胸無斷制異說叢積輒自矛盾求述作之才於休儔之文亦大難矣書中補傳悉本多桑閒引他說拔都西伐則華而甫敘述轉詳且多出於西國當時文報記載故亦本之此外又有德人哈木耳著書論蒙古事披沙揀金偶然得寶而已若駙馬帖木耳補傳則本東羅馬書察合台後王補傳則雜采西人所譯西域人著述以繁冗不備載

有丁必有哀若作屋丁則抹煞哀字音矣曾訪波斯使臣其說良然並當云哀而丁以是知元史人名譯音不備也

哈木耳謾多桑所著西域人名有丁字者多作屋丁謂哀丁之解爲信奉教理

貝勒津俄羅斯人專譯拉施特之書其書自序謂欲全譯然僅成
太祖本紀蒙古部族考數種凡三卷書中本紀譯證部族考悉本
之又有俄人哀忒蠻書不甚可從詳譯證小注

太祖本紀譯證上

元成宗時西域宗王合贊命拉施特修史敘述太祖事迹頗詳西人多

變替自謂專本拉施特然仍時時異雜他說其人文理都係譯述多誤但宜節取未足深憑最後乃得俄人貝勒津之書則誠墨守拉施特其自序謂逐句逐段繙譯無凌踈無改易廬山真面目一且豁然拉施特自謂親見本朝諸歷史策依據成書今以元史親征錄元秘史較之則尤與親征錄符合用知親征錄實由脫必赤顏譯出當日金匱副本必然頗及宗藩否則夷夏異文東西異地何以不謀而合若此至其中執事異聞往往不見他書惟見秘史人名地名部族名又足證秘史音譯之真而秘史異於元史者亦足證其紀敘之失惟西域之師所載事實為自來華書所未見當保脫必赤顏極其簡略而憲宗時西域人志費尼已有著述拉施特取以補入也然記事可以如詳焉年不敢立異故拉施特書內年分與元史親征錄相同而多乘所記西域之師則多本志費尼年分遂與史錄不合又以證邱長春西遊記所云辛巳歲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壬午班師為得實也元史疏簡親征錄加詳而訛奪過多幾難句讀秘史最完善然征伐大事措摻承併錢詹事謂論次太祖事迹當於此史折衷今得此書是非同異皆可證明乃知詹事所言非篤論矣拉施特書屢經傳抄不免零誤又經重譯抑恐差池繙述不敷文人名地名部族名不輕改音皆懼失真也

元史譯文證補一

兵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加三級臣洪鈞撰

自來突而屈各族以及蒙兀爾

西人稱突而克詞之土耳其其使臣則曰突而屈為突厥之本音土耳其即突厥遺種也蒙古本稱蒙

兀見舊唐書韋傳洪皓松漠紀聞引之朔漠方言尾音有爾字宜輕讀即秘史蒙文之忙豁勒詳蒙古考突厥轄部最廣元世突厥已久滅而西域史猶列蒙古於突厥族類中從其詞也耶律鐸雙溪醉隱集屬官突厥取和林詩注引唐開元間特勤碑謂諸突厥部之遺俗值呼其可汗之子弟為特勤特謹字也源邪山詩注突厥諸部遺族至今亦呼其破國為朱邪紅叱撥贊序諸突

厥部遺俗呼今之諸色花馬為脫撥後突厥三蘇詩注突厥凡征戰惡馬噴馬嘶以為將敗之徵是元時北部猶存突厥遺風

皆各有君長不受一

其主約束先時乞解人掠其地繼則北族掠乞解之地故乞解築

長城以限戎馬

乞解即契丹蒙古稱金亦曰乞解

自哈喇沐漣迄於主兒只界以抵於

海

哈喇沐漣即黃河主兒只即女直或譯曲兒只

而汪古部扼守長城要隘防禦北族迨汪古部

主阿刺忽思的斤忽里附於成吉思汗導兵入隘於是長城之險

盡失混一字內天意蓋有屬矣

太祖破金得力於汪古歸附觀元史阿刺兀思剌吉忽里傳可見自來論金元事者未及此幾金之

長城見張德輝紀行

蒙兀先無文字世系事迹口相傳述無史記以為定論自

朵奔巴延至成吉思汗約近四百載

部族考云據庫藏國史及知掌約三百載

故者參訪合徵之焉

朵奔巴延即元史之脫奔咩哩健木紀敘帝先系始於此人據此數語觀之當是蒙古國史亦始此人而元史本之也自此以上世

系當是傳述得之故元史之世系少而誌史叢古源流之世系多

相傳古時蒙兀與他族戰全軍覆沒僅遺

男女各二人遁入一山斗絕險巖惟一徑通出入而山中壤地寬

平水草茂美乃攜牲畜輜重往居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衮

義詳部二族考

男一名腦古

訓譯奴庫案元史名腦忽者甚多西人
譯忽字音每說為古為庫或即腦忽

一名乞顏

阿卜而哩錫多桑等書
音似計洋亦似奇俺貝

勒津譯為克顏西人譯乞字音非奇計即克祕史乞牙惕之稱由乞顏而來
故知必是乞顏之異譯元帝本姓肇始於此非有祕史及此書就克知之

乞顏義為奔瀑

急流以其弩力邁眾一往無前故以稱名乞顏後裔繁盛稱之曰

乞要特乞顏變音為乞要曰特者統類之詞也

他西書多作計牙特貝勒
津作奇攸特案說史作乞

牙惕蒙古源流作卻特輯錄作乞要牙博明西齋偶得作確特北方讀卻如確輯錄之乞要
合音即成卻確尤勝於祕史之乞牙以貝勒津所譯奇攸二字較之乞要為近元史之奇涅亦乞

要二音之變不云奇涅時而云奇涅溫者祕史有脫忽刺特族亦稱脫忽刺溫即是此例然氏族
正音應稱奇涅特不應稱溫此元史之可議處元史語解特為眾詞輯錄之牙即特字重讀

後世地狹人稠乃謀出山而舊徑蕪塞且苦艱險繼得鐵礦洞穴

深邃爰伐木熾炭鑄火穴中宰七十牛剖革為筒鼓風助火鐵石

盡鎔衢路遂闢後裔於元旦鍛鐵於爐君與宗親次第捶之著為

典禮自相傳古時蒙兀與他族戰至此未載原書別載於氏族考然下文有蒙兀出阿兒格乃
衣一語入後又有氏族復稱乞要特一語皆突如其來閱者不明故據氏族考增入拉施

特於此有疑詞見氏族考案附番突厥傳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
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

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男不忍殺則足斷臂棄大澤中有一化狼每銜鹿至兒因食之得不死
後復與交復有孕焉其復舊為神所通故云三於海真山上下有洞穴復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

地方二百餘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阿賢設率眾出於穴中語意頗相類
是蒙古襲突厥語以敘先德祕史謂狼鹿生人為蒙古鼻祖亦顯拾突厥唾餘捶鐵典禮元史
無徵豈胡漢舊俗惟內廷行之宗親得與而禮官無聞獄抑入中國後舊俗遂廢歐拉施特仕宗
藩之朝親見捶鐵典禮載旭烈兀後王傳中當非妄語竊謂唐時已有蒙兀則其世次多歷年所
敗於鄰部入山避難事所恆有或與突厥同出一源亦未可知至於化鐵成路則蒙兀之出
語涉不經然乞要特之性根據由此又未可以其不經而刪之也餘詳部族考

阿兒格乃衮其後人最著稱者曰孛兒特赤那妻子甚多長妻曰

郭幹馬特兒祕史蒙文作孛兒帖赤那格阿馬關勒為狼鹿相配而生人蒙古為狼曰赤那

惟云世蕃贊其位為臣其子布爾特齊高拔騰吉赴海東行至拜喀勒江所屬之布爾特

勒圖納山下必塔地方人眾尊為君長混蒙古於吐蕃非特誇耀華貴且以誇蒙古先世無不奉

佛猶之蒙古人入天方教者引天方教人為其祖也拜喀勒圖在今俄羅斯境不當高江有

千瑪勒圖納即祕史之不兒罕合勒敦為元帝先世發祥之地三書相較以西域史為近情

必特赤干祕史巴塔赤罕蒙古源流必必特赤干生特馬徹祕史塔馬徹源特馬

徹有五子長子曰乞楚蔑兒干源流作和哩察爾圖爾根與祕史塔馬徹克或謂四

子離其兄他徙縛木筏以渡河是為朵兒奔一派朵兒奔義謂四

也後裔有庫倫撒哈兒者出獵得山牛遇巴牙兀特人巴牙立克
乏食以子易牛肉庫倫撒哈兒挈其子歸後以贈阿闌郭幹故成

吉思汗部下巴牙兀特人爲世僕者皆此子之後秘史載此二節甚詳世次既異情事亦微異庫

偷撒哈兒疑即都哇鎖兒巴牙立克當即馬阿里黑惟秘史爲伯牙兀之分族名此爲人名亦異源流作瑪哈貴謂是多博墨爾根之連珠則似人名矣乞楚蔑兒干

生古津博郭羅爾源流作阿固濟木博郭囉勒此奔阿字濟木合音如津木字不讀本音讀如吳下俗音之錫秘史作阿兀站字羅溫微異

郭羅爾生也客你敦秘史同源流作尼格尼敦秘史也客你敦之也客你敦生珊

鎖赤秘史持鎖赤源流薩木珊鎖赤生哈里哈爾楚源流同秘史哈里哈爾楚

生朵奔巴延元史朵奔巴延是稱謂非名或其名有巴延而不善也蒙古語巴延富也源流秘史皆多兩代

源流博爾濟古台墨爾根其子都剌勒津巴延與此之朵奔巴延字音相近秘史字兒只古歹茂

兒于其子脫羅豁勒真無巴延二字此少二代其有訛乎多桑亦引源流以證異說西人稱源流

曰薩囊祥珍蓋作者名也阿卜而聖錫之書則哈朵奔巴延居幹難克魯倫土拉

里哈爾楚之下乃多四代字音大異尤不可據三河發源之地不兒罕哈勒敦山原譯不兒哈都字音不全今從秘史婦阿蘭郭幹火魯

拉思氏元史阿蘭果火源流阿倫郭幹秘史阿蘭豁阿豁之變郭猶哈之變喀當是秘史音叶

僅一見殆即生布兒古訥特伯古訥特秘史音合惟次序倒置見秘史注元史博寒其

火魯拉思子而誤以爲夫在時所生源流作伯勒格特依伯衣德依譯音較遜而次序相符此二子後分二派無一至西域者或

云蒙兀本地亦少朵奔巴延早卒阿闌郭斡寡居而孕夫弟及親

族疑其有私阿闌郭斡曰天未曉時有白光入自帳頂孔中化為

男子與同寢故有孕且曰我如不耐寡居曷不再醮而為此曖昧

事乎斯蓋天帝降靈欲生異人也不信請伺察數夕以證我言眾

曰諾黎明時果見有光入帳片刻復出眾疑乃釋此略同元史白自天窗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以捐源流謂夢一奇偉男子與其姪地史

黃白色人將肚皮摩掌則與陳煙通經續編李廷機大方通鑑屢有光明照其腹諸意相類既而

舉三子曰不衮哈塔吉其後為哈塔斤氏曰不固撒兒只其後為

撒兒助特氏曰寧端察兒其後為寧兒只斤氏寧兒只斤釋義為

灰色目睛以與白光之神人同也三子名氏族名與秘史源流大同小異白以

也博囉寧兒音近只斤為睛無考拉施特謂是突厥語以秘史源流考之則寧端察兒之曾祖已

有字兒只吉歹之名不應至寧端察兒始為姓氏西域史則先無寧兒只吉歹之人古時蒙古人

目睛多作栗黃色見多桑書中今西北游牧部人尚多如是灰色睛則近黑矣元史云狀如奇

異則西域史此說亦非無因原書此二節敘述嫌略拉施特所著氏族考及多桑書增入此

三子支裔蒙兀人以其稟受之異稱之曰尼倫釋義為清潔別派

則謂為多兒勒斤猶言常人

此說華書所無拉施特又云尼倫一派與眾派相較如螺壳之有珍珠樹木之有果實

寧端察

兒二子長布格次布克台

此與華書大異惟源流瑪哈圖丹之父曰伯格圖巴圖爾此代人名元史秘史無之巴圖爾為勇號伯格圖即布格

則未可謂西域史之說悉無稽也秘史字滿察兒

布格子土敦邁甯

本紀詳述為敦史

別子巴阿里歹即源流之巴噶哩台亦即布克台

布格子

土敦邁甯

作詳思為敦史

茂年土敦源流瑪哈圖丹此作土敦邁甯誤例較以元史秘史則布格一代應是

布格子

土敦邁甯

把林失亦刺禿

台必未拉施特自謂親見國家金字諸牒而改異如此殆不可解又多桑引薩囊孫珍云布丹察

布格子

土敦邁甯

爾生三子曰巴噶哩台曰亦察郭兒圖曰哈必齊巴圖爾哈必齊子為伯格爾巴圖爾孫為瑪哈

圖丹今案蒙古源流云布丹察爾將伊所生之子命名巴噶哩台汗之後裔哈必齊巴圖爾無亦

布格子

土敦邁甯

察郭兒圖之名問西人云薩囊孫珍一書華文譯述遺漏頗多或不妄也今以多桑所引三子之

名刪去台字以巴噶哩亦察郭兒圖哈必齊十二字合讀之與秘史之把林失亦刺禿舍必赤元

布格子

土敦邁甯

史之八林昔黑刺禿哈必齊字音甚類或一人而誤分為三

或三人而誤合為一顯然疑實凡此異說皆無從論斷矣

布克台

子納臣

或謂泰亦

赤兀為納臣後然國史明言泰亦赤兀為扯勒黑領昆後國史不

布克台

子納臣

言納臣事迹惟言其姪海都伯札刺亦兒之難納臣救之其後居

地相近而納臣後人與泰亦赤兀同居一處故致訛也

布克台

子納臣

比前更詳矣

史納臣為茂年土敦子海都為

布克台

子納臣

族派之是惟必

茂年土敦係此世序不符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布克台

子納臣

祖曰都答昆七世祖以上無專稱統稱阿勒赤根額不干土敦邁

甯生九子而卒

元史謂八子
秘史七子

其妻莫奴倫亦稱莫奴倫塔兒衮義謂有

力居於諾賽兒吉及黑山之地

元史莫奴倫祕史作那莫倫得此可證元史之
是諾賽兒吉地名無考黑山見張德輝紀行

畜

牧饒富每登山以觀牲畜遍野願而樂之時有札刺亦兒部居克

魯倫河濱以車爲闌每一千車爲一庫倫

庫倫義
爲圍子

共有庫倫七十常

恃其眾與乞解戰爭乞解遣大軍至札刺亦兒人藐視之隔河而

招速請過河取我牲畜然乞解軍盛束筏渡河大敗其眾俘戮無

算

此乞解
當是速

有敗眾以七十車載老幼逃至莫奴倫牧地飢困掘速都

遜草根爲食

俄人秋貝拉譯速都遜之
名謂即人參草恐不足憑

以是地多坎窞莫奴倫見之謂我

子牧地何得踐擾以是致爭鬪莫奴倫及其八子皆被害幼子海

都之伯叔納臣娶肯布特氏女居婦家

復云海都亦娶肯布特氏女
肯布特當是巴兒忽特之說聞難來

視則惟海都被匿得免其後率族眾攻札刺亦兒人取爲奴僕海

都遜於巴兒忽真土窟姆

祕史蒙文卷六有
此地名姆作木

爲蒙兀之外界造路於河

上通往來名曰海都赤拉勒姆納臣則居斡難河

此節足為元史之證確然有誤

後裔皆全

海都為成吉思汗六世祖蒙兀稱攸兒吉生三子長子拜

桑古兒

元史拜姓忽兒秘史伯升論兒多黑申源流里和爾多克新

次子扯勒黑領昆為泰亦赤兀之祖

領昆為乞解官名因地與乞解鄰故用其稱號蒙兀語訛為領忽

史表察刺罕爾兒秘史察刺孩領忽得此愈知秘史譯音之審案選史自官志小部族詳隱句之下有令德蓋即領昆選之官名始見於此世代約略可知且知部族尚小也

生數子

長莎兒郭都魯赤那

秘史則謂想是必勒格

與托邁乃汗同時其子俺巴該繼哈

不勒汗之位為金主所殺

原皆稱乞解阿勒壇汗蒙古語也今尙文稱金主俺巴該繼哈不勒汗之位見於秘史原書此後又有異詞益傳

聞各疎以致自相矛盾今據秘史存此而刪後之異詞

俺巴該子哈丹太石

秘史作合

哈丹太石子布荅

與成吉思汗同時泰亦赤兀族有塔兒忽台哈拉兒禿克

原注下五字為妒忌

貪吝之解秘史字音大同小異

為阿達爾罕之子與成吉思汗為仇又塔兒忽台同祖

弟兒忽力兒把阿禿兒

錄謂同父兄弟

益庫兀庫楚

即元史之部長沈忽也親征錄亦有阿忽兀忽出

皆為

泰亦赤兀部長泰亦赤兀分各派雖合為一而部長不一扯勒黑

領昆於其兄拜桑古兒卒後娶其嫂復生二子此見神史惟曰更都赤

那謂義為雄狼案神史蒙文卷九推其為堅都赤那烏魯克勤赤那謂義為母狼其後人為赤尼思氏亦

曰努古思詳部族考也速該在時泰亦赤兀族人亦歸統轄卒後叛去而

赤尼思族仍附於成吉思汗十三翼之戰與有力焉海都三子抄

真下文亦稱抄真烏兒古斯疑是抄真幹兒帖該之說見神史其後為阿力干氏無考珊竹特氏此見元史神史有失主元子似

即珊竹特又有晃豁壇氏亦為所出抄真有子都兒魯亦圖行路甚

速鼻孔出聲因稱晃豁壇神史謂抄真六子其後人姓氏與此不符惟晃豁壇言之然拉施特所著氏族考說又人異蓋其作史兼采眾說或

致前後拜桑古兒為成吉思汗五世祖蒙兀稱布達烏庫爾其子托

邁乃為四世祖元史教必乃神史也必乃源流作托木巴該譯音當遠史表拜姓忽兒二子曰教必乃曰直擊斯此與神史皆無直擊斯細審字皆蓋即扯勒黑領

昆收樓為妻所生二子之後上文云蒙兀稱布塔禿爾有九子可為史表教必乃六子

赤尼思即赤那思變音見部族考皆聰明武勇後裔各為支派丁口蕃盛前

只二千而茂年土敦七子大罕史載五子皆正室生六子以下庶出長子札克蘇其後為那塔勒氏烏

魯特氏忙兀特氏

表為尤虎此作札克蘇對音那塔勒即那牙勒下文亦作那牙勒史表作那哈合兒鳥魯忙古二族元史元人文集皆謂刺真八都兒之後即

秘史之納亞拉延待所及治誤

札克蘇長子布侖布侖長子朮赤治朮赤治長子麥兒

吉歹麥兒吉歹長子烏喀必姬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戲托邁乃

次子八林昔刺禿合朱

未言後人氏族史表名異八林昔刺禿合必赤之名乃見於此可疑

其子烏勒姆烏勒

姆長子察丹札爾察丹札爾長子台柱台柱長子乞班尼與成吉

思汗之子共嬉戲三子哈出里其後為巴魯刺思氏

表作合產說同駢馬帖木兒傳亦載

先世哈出里與哈不勒汗為兄弟此足徵元史之是秘史之非

哈出里長子愛兒敦竺巴魯刺

秘史有額兒點圖巴魯刺當即此人

愛兒敦竺長子脫丹

秘史有脫朵延巴魯刺

脫丹長子朮徹野朮徹野長子攸洛

堪哈力赤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戲四子撒姆哈準其後為阿答

兒斤氏

表作務赤溫秘史有合赤溫此作哈準音同惟撒姆字從吳下俗音

撒姆哈準長子阿答

兒蔑兒干阿答兒長子那伏衮那伏衮長子呼古呼古長子布拉

柱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戲五子博歹阿庫兒格其後為博歹阿

特氏

表作哈喇喇與秘史合開歹音同此異惟博歹阿特氏則與表之博歹阿音秘史之不答安惕音同

其長子庫兒根蔑兒千庫

兒根長子塔力古台塔力古台長子火力台火力台長子乞兒吉

歹與成吉思汗之子共嬉戲以上皆正妻出六子哈不勒汗七子

烏圖爾伯顏其後爲朱里耶特氏

未言後人右照秘史字音應作沿元里耶即元史之照烈秘史此氏族所出異

八子

布端察兒朵黑闐其後爲朵黑刺特氏十三翼之戰與有力焉此

未言後人氏族按氏族考請入秘史諸臣之後有朵黑刺歹氏或即此餘見十三翼戰事注

九子乞牙台斡赤斤後爲亦速特

氏

西域史於別速氏皆作亦速秘史別速氏所出異氏族考又作威元台與乞牙台字音異

凡托邁乃之後皆附從成吉思

汗間有離者後亦來服哈不勒汗爲成吉思汗三世祖蒙兀稱伊

侖赤格其後人氏族復有乞要特之稱長子烏勤巴兒哈合烏勤

爲女子之稱以貌美故人以是稱之

武備志韃靼方言女曰嬌柔即烏勤

其子沙兒哈禿

月兒克其孫薛徹別乞是爲乞要特月兒斤氏

史表竄斤八刺哈哈其子孫爲岳里斤秘史斡勤巴

兒哈合其後爲主兒乞西人譯乞字每訛克後亦作月兒乞月兒乞主兒乞岳里斤月兒斤主兒斤實一氏也輒征錄亦作月兒斤秘史先作忽赤黑禿主兒乞係誤詳卷一注

次把

兒壇把阿禿兒

從私史字音今與國之所加多實是東方族類即元史之馬兒其人稱巴圖爾音如把阿禿兒足見秘史譯字必非率爾操觚

三忽

禿黑禿蒙古兒有子名泰出

秘史薛徹別姬泰出同父此異表作忽都魯咩

四合丹把阿禿兒

我合丹八都兒秘史合答安

五忽都刺哈汗長子拙赤罕率部下千人從成吉思汗

次子阿勒壇叛附汪罕

本紀忽都刺表忽魯刺罕秘史忽圖刺合罕秘史尙有次子書兒馬兀此無

六徒丹幹赤斤

表撥端幹赤斤秘史脫朵延幹惕赤斤又史表秘史皆有忽蘭而此無之

哈不勒汗威望甚盛統轄蒙兀全部是時

始有汗號

本紀於葛不律下加寒字即汗也

金主聞其名召至禮遇甚優金人多詭計

哈不勒汗常恐飲食中毒筵宴時每托詞沐浴而離席嘔吐食物

乃復入席眾皆驚其飲啖過人一日酒醉鼓掌歡躍將金主頻延

臣怒其失禮金主不怒而笑哈不勒汗惶恐謝罪金主謂小過釋

不問仍厚贈遣歸金之大臣謂縱此人將為邊患遣使要以返哈

不勒汗不從辭意強橫金主再遣使往哈不勒汗他往以避之使

者歸遇諸塗挾以入朝中道遇其諳達

好女也

賽亦柱歹告之故賽亦

柱歹謂彼無好意因贈良馬俾乘間逸脫比至夜金使以索繫其
足不得逸次日晝時始得聞疾馳而返金使追至哈不勒汗婦茂
台火魯刺思氏居金使於自居之新帳哈不勒汗告其婦及其部
眾不殺此輩我不免於難汝等不助我則我先殺汝等眾諾殺金
使未幾哈不勒汗病卒哈不勒汗六子出一母母曰呼阿忽郭幹
翁吉拉特氏上文妻台或係側室其弟賽因特斤避疾聘塔塔兒巫者乞兒奇
兒布圖依治之不效而卒殺巫者塔塔兒人怒以是搆兵哈不勒
汗六子助母族與塔塔兒戰於貝闌色夷闊端之地合丹把阿禿
兒刺塔塔兒酋木禿兒把阿禿兒中其鞍及其馬木禿兒墜騎致
傷醫治一載方愈繼戰於攸刺伊拉克復戰於開爾伊拉克木禿
兒究爲合丹所殺其後俺巴該娶婦於塔塔兒秘史云嫁女部人乘機報
怨併烏勤巴兒哈合擒之以獻於金實是兩次省文併爲一次金人正以殺使爲忿

乃製木驢釘之於驢背金設此刑以治遠人之不服者將臨刑俺

巴該遣從人布勒格赤

秘史卷一作巴刺合赤別連氏即此人也

告金主曰汝非能以武力獲

我乃藉他人之手又置我於非刑我死則合丹太石布荅忽都刺

哈汗也速該把阿秃兒父子必復汝仇金主曰汝為此言可以告

汝族眾我不畏也縱布勒格赤予以馬使歸馬不長於行過朵兒

奔部請假馬不允步行歸告族眾會議復仇以忽都刺為汗入金

界敗其兵大掠而歸

多桑謂忽都刺收金余與議和而退在西歷一千一百四十七年不惟蒙古人言之華書亦載之蓋續綱目據大金國志所紀宋高

宗紹興十七年金熙宗皇統七年之事綱目云蒙古益強元北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議和割西平

河北二十七國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王不受爵號大蒙言國

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又案續綱目紹興七年亦紀金伐蒙古萬戶胡沙虎糧盡

而返蒙古追襲之大敗其眾於海嶺亦出大金國志兩役相距十年據多桑言則後役也秘史於

忽都刺圍稱合罕百城史亦然合罕即可汗為帝稱自稱皇帝之說確有可徵惟忽都刺與熬羅

孛極烈字音不類案金史百官志勃極烈之天有國論忽魯勃極烈與熬羅孛極烈音叶當是先

時金授蒙古之爵非其名綱目之書未晰改元天興一說宋孟珙疑之蓋蒙古先時不識漢字無

待摩文書改元建號將安用之說見收遠備錄蒙輔當是蒙兀之訛方輿紀要謂西平河即臆胸

河以地勢度之當是也忽都刺哈汗最勇蒙兀有歌曲稱其聲音洪大隔七嶺猶

聞之方能折人爲兩截每食能盡一羊日者獨出臂鷹而獵遇朵

兒奔人欺其無從者追捕之忽都刺逃馬陷於淖自馬背躍登彼

岸迨迫者去乃拔馬於淖乘以歸家人始聞信以爲必死其婦獨

不謂然旣而果歸且曰我今出獵而徒手以歸無以對眾復入朵

兒奔牧羣驅其馬以返也速該等已設筵祭奠見其無恙則大喜

撤祭筵共享其婦以爲我言不謬把兒壇把阿禿兒爲成吉思汗

之祖蒙兀稱額不干長妻蘇尼吉兒夫人巴兒古氏賜長子蒙格

禿乞顏禿乞顏音同史表蒙兀時賜源流孟格因徽長又西成史有子甚多長者

曰程克索特率蒙格禿乞顏族眾以助十三翼之戰程克索特亦名程克索特

奇卜察克從托克托即兀赤後亦有在可汗處服官者比可汗把兒壇

次子捏坤太石太石之稱出於乞解表託昆太司源流納衣泰實秘史捏坤太

子達史百官志大部族某部大臣之下有

太師卽此表作太司音叶作太子音亦近
准與諸君相混元史多作太石今從之

其長子火察兒能射遠也速該卒後

火察兒仍從成吉思汗甚盡力後攻塔塔兒以違令奪其所掠遂
叛附汪罕而害成吉思汗汪罕敗復入乃蠻其後伏誅故此派人
無多捏坤太石有孫布衮札甫噶特成吉思汗獲之以與察合台
今其後人尙從察合台後王把兒壇三子也速該爲乞要特孛兒
只斤氏也速該子大率皮色黃目睛灰色四子荅力台幹赤斤先
離成吉思汗而從泰亦赤兀繼歸成吉思汗後又附汪罕最後入
乃蠻後與阿勒壇火察兒同伏誅

據秘史所云
似未被殺

成吉思汗以其子荅納

兒比耶及從人二百畀與哈準子伊兒乞歹今其後人仍在伊兒

乞歹後王麾下

史表荅里其子大納耶耶卽此哀武蠻
譯作荅納兒亦奈與大納耶耶音益近

荅力台又有後人曰

布爾罕從旭烈兀至西域不能與親王並坐旭烈兀謂諸王年少

當卽指旭
烈兀之子

布爾罕可以並坐布爾罕子庫魯克又有布拉兒赤乞要

特在阿爾渾麾下張大蓋亦荅力台後人也速該為成吉思汗父

蒙兀稱父曰額赤格長妻諤倫夫人亦稱諤倫額格為翁吉刺分

族幹勒忽訥特氏諤倫之義為雲曰夫人者乞解之稱也史錄皆作

今改鄂楞與秘史訶額倫音合源流作烏格楞秘史謂奪之於蔑兒乞源流謂奪之於塔塔兒人而親征錄西域史不載意元時宣付史館刪去此事或出訛傳故國史不采源流云鄂勒郭諾特氏秘史幹勒忽訥特氏秘史音

是翁吉刺分族詳部族考生四子無女女皆異母出長子成吉思汗次朮

赤哈薩兒三哈準四帖木哥幹赤斤又有子別勒格台異母出人

異視之不與四子等原文此下應敘太祖四弟後系及太祖妻女今別記於後以清眉目別勒格台母名祝史不載或據譯西域史稱其名曰塔喀式

未可憑信源流謂是原配所生恐誤又源流尚有伯克特爾秘史作別克帖兒皆謂太祖與哈薩兒殺之或是國史諱言故不載帝生於猪年合黑蚩

拉歷五百四十九年至五百六十二年又為猪年是年也速該卒

以下皆從元史稱帝省文黑蚩拉歷即天方歷西域史及他著錄無不謂太祖生於猪年死於猪年父沒亦在猪年得壽七十三歲與元史秘史親征錄不同文繁別為考附後據此則太祖生於猪年

源流皆謂烈祖為塔塔兒毒死親征錄西域史不載當是國史諱言先時蒙兀不諳歷算

故帝誕生月日無知之者惟今可汗宗暨近戚大臣皆知帝壽足

七十二歲未足七十三歲而崩亦猶年在秋月中甫過望日以此

推之亦當生於年中當猶年時也速該戰敗塔塔兒獲其二酋曰

帖木真兀格曰庫魯不花親征錄帖木真幹怯忽魯不花回軍駐於迭溫布

兒荅克之地親征錄跌里溫盤陀山秘史迭里溫李勒荅黑山秘史音是西人譯黑字音耳

查其地在幹難河右岸今地名猶如故適謬倫額格生子手握凝血色如肝而

堅面目有光因名曰帖木真以志武功也速該轄尼倫各族咸畏

服之然同族有隱忌者蒙兀俗諺謂族人如蠍語有由也故其卒

後事變即生帝自幼年至四十一歲叠遭危難國史敘述甚略復

不依時序紀事至四十一歲始循編年之例故早年事迹不能甚

詳今自也速該卒之猪年起至虎年止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凡二十八年據國

史紀事如下帝十三歲遭父喪居於幹難克魯倫兩河間地時主

秦亦赤兀部者塔兒忽台哈刺兒禿克忽力兒把阿禿兒錄作忽力兒

族

眾盛強狀帝之幼而他族亦多叛從泰亦赤兀帝族人最年長者

曰脫端火兒真

史錄脫端火兒真就史作脫榮延吉兒帖下三字音未確史錄皆謂近侍秘史蒙文列入泰亦赤兀族內當以史錄之言為是亦將叛

去帝哀留之不從答以蒙兀俗語詞意決絕不顧而去

即所謂水已過石已碎等語也

謗倫額格自持禿克

史錄所謂魔旗也秘史蒙文作禿黑即禿克昔時蒙古無旗幟但

世二解未是而實太祖即建九斿白旗蓋是九尾西域史稱爲九脚旗率眾追叛者列陣而戰乃有多眾還歸

元史畏答兒傳則因有不去者非真子也母子數人也就史所言似子太遠又謂因察記其數不與口角起兵領子野史口吻

察勒哈額不干腦後中

矢

即史錄之察刺海秘史作察刺台老人帝視其傷察勒哈曰汝父去世而諸

族叛離我力阻之以致重傷帝哭而出察勒哈創甚旋卒

元史哈

時在西域者有伊爾帖木兒布昆庫特亦禿兒哥三人皆察勒哈後人

是時緊接上文與史錄同其實中間相隔多年可見脫名未源原文東西同本札只刺特部

長札木哈色辰

錄與秘史皆作札木哈此仍作札只刺從其原稱也見秘史卷一元史字禿傳亦作札赤刺歹色辰即秘史薛禪聰明之謂部人給

古察兒居於烏拉該布拉克

秘史謂察兒此多古字音史錄禿台察兒就史幹列該不刺台地面史錄玉律哥泉就史音叶素古謂泉為布

拉克就史不刺合亦即布拉克特未明注泉耳

與帝之牧地撒里客額兒相近

見秘史史錄謂薩里河

札刺亦兒

人拙赤塔兒蔑勒牧於是地

親征錄紀史字音皆相類原注札刺亦兒人即為海都俘為奴僕

給古察兒來掠

其馬拙赤塔兒蔑勒匿馬羣中佯臥俟其行近射之死札木哈以

為怨遂與泰亦赤兀合附又有亦乞刺思兀魯特那牙勤火魯刺

思部皆合兵

錄作八魯刺思又錄有巴都此無

先是

原文此處詞意含糊似太祖即為下文赤老溫來歸張本亦不可以不記

者之誤皆不可知而錄兒干失刺之救太祖即為下文赤老溫來歸張本亦不可以不記帝屢

或親征錄記於後而西域史移於前也因加先是以期與史錄相符原文無之詳述於此

厄於泰亦赤兀有一次為掠去極其項速兒都思人鎖兒干失刺

詳見速兒都思部族考

數年之久歷遇艱險天佑安全而部族來歸者

且日眾及是札木哈與泰亦赤兀等部集兵三萬將乘不備來攻

捏坤者亦乞刺思人也

錄作

在泰亦赤兀部下而其子罕徒從帝故

其父亦歸心焉時兵在古魯之地

錄云至是自曲鄰居山道人告發秘史則謂大

居與古魯皆古連勒古之變音又以說史為是

有巴魯刺思人木勒客脫塔黑等二人先以事來

今將歸

元史字元傳之唐里充禿錄之察哥而說史字音最合更有字惡勒

多此失載又誤分木勒客脫塔黑為二人至敘事情節則較華書為詳捏坤乘其

便造來告變踰阿刺烏特禿拉烏特兩山中僻逕而至行遲與錄同帝時

在荅開巴勒朱思之地聞警亟集所部數其眾分千人百人十人

共為十三古闌錄稱十三翼秘史蒙文稱古列額惕解為闌子每即此古昔時游牧部

族皆圍合為一圈子酋長則居圈子之中帝軍第一翼從錄稱翼省文為謬

倫額格并其族幹勒忽闌人即幹勒忽之變文二翼為帝及帝之子弟與其

從人并各族之子弟照錄征錄已有三翼此翼三翼為撒姆哈準之後人布拉柱把

阿禿兒前見又有客拉亦特之分族人又阿荅兒斤人將曰木忽兒

忽闌又火魯刺思人將曰察魯哈此翼詳見親征錄哈準即哈初來布拉柱即奔搭出木忽兒忽闌錄作木兒忽好聞該將忽兒

二字倒置察魯哈當即察忽爾錄為部名統考東西蕃述無此部名或誤以人名為部名也惟禿

不哥遜教之名未見客亦特與哥遜教音近恐是西域史誤以人名為族名下文木忽兒忽闌與

上文布拉柱皆阿荅兒斤人細玩親征錄文義以合此齋當是奔塔出四翼為蘇兒嘎圖

諾延之子得林赤並其弟火力台及博歹阿特人錄之迭良即此之得林亦不合合即博歹阿乃

族名非人名惟蘇兒嘎圖與鮮明昆字音離合五六翼為莎兒哈禿月兒乞之子薛徹別乞并其

從兄弟泰出及札刺亦兒人莎兒哈禿人

原注莎兒哈禿為身上有記號之謂乞約特月兒斤即莎兒哈禿族

內案莎兒哈禿月兒乞為人名見上既稱月兒斤氏不應復稱莎兒哈禿親征錄有札刺兒部又有阿哈部從未見此部名或即莎兒哈禿之說又錄之七翼忽都徒忙納兒之子云云無可揣合案上文泰出之父為忽禿禿禿古兒與忽都徒忙納兒音類然子名仍不能揣合也

七翼為渥禿助忽都朵端乞

原注乞要特人

其麾下

錄之十翼為忽禿脫端未知即此人否也

八翼為蒙格禿乞顏之子程克索特及其弟

皆為帝之從兄弟又巴牙兀特人酋曰翁古兒

錄之七翼有蒙哥法只兒哥上三字或即蒙格禿乞

顏而有寧文又秘史卷四乞顏種的人蒙格禿以此書疑秘史有誤

九翼為蒼里台韓赤斤及捏坤太石子

火察兒族人達魯井都黑刺特努古思火兒罕撒哈夷特委神諸

部此即錄之第六翼惟增達魯人名委神部名忽都爾當即都黑刺而誤倒都忽二字訥古思即努古思火兒罕即火兒罕撒哈弟直即撒哈夷特委神即元史之許兀慎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有忽神亦即委神也

十翼為忽都刺哈汗之子拙赤汗及其從人十一翼為阿

勒壇亦忽都刺子

此二翼與錄全合

十二翼為蒼忽巴阿禿兒及晃火攸特

人速客特人

此翼無考二族名亦無考惟秘史有速客似即此族名詳部族考秘史注

十三翼為更都亦那烏魯克

勤赤那之後努古思人

此翼可證親征錄之末翼其云連相赤細則更都亦那之訛也王律二都則烏魯二部之訛也敵踰阿刺

烏特秃刺烏特二山而至戰於荅闌巴勒宋思

史錄作荅闌版宋思音同秘史作荅闌巴勒宋惕末

字變文為蒙古文法卷九又引此役作巴勒清納此是渾爾名太祖與汪罕戰遁至渾爾飲水晉取元史所謂班朱尼河是也此乃地名且多荅闌二字必非一地或秘史卷九主惕誤作清納也

寅武備云荅闌為平地之解

帝軍雖寡而大勝敵眾於是兀魯特布魯特二族來服

布魯特氏只此一見中西諸書俱無可考又云二族之酋亦此二名亦無考案忙兀部亦於是時歸附疑布魯為忙兀之訛

近戰地有河多林木帝

令以七十鏹烹俘虜

此與史錄皆謂太祖勝然則秘史謂太祖敗者誤也秘史謂札木

七十二寇之食恐是取贊亦赤兀等八而譯者誤會史官又據其因慘托諸彼軍也此事後來傳入俄羅斯故俄史亦載蒙古烹人之事亦指太祖泰亦赤兀等

族既敗避而之林木中散居

此語與史錄之泰亦烏地廣民眾而內無統紀相類而相異

朱里耶人居地

與帝近一日皆出獵過於烏者兒哲兒們山

錄有幹幹札勒馬思之野哲兒們即札勒馬思惟上數字不能合

音未詳孰是

設國相值朱里耶人四百以糗糧鍋帳不給已歸其半帝堅

要以同宿俟次日再獵既分與飲食次日獵復驅獸向之俾其多

獲朱里耶人感之私相謂曰泰亦赤兀薄待我等帖木真與我素

疏乃如是厚我與人君之度也歸途稱頌不已其酋烏魯克把阿

禿兒

即錄之王律拔都

謀於別酋馬喝亦巴荅訥欲來從

錄云馬兒牙荅納

馬喝亦巴

荅訥曰泰亦赤兀何惡於我同爲宗族何爲棄彼就此烏魯克把

阿禿兒乃與圖該烏魯

即史錄之圖海荅納此書音誤又誤分爲二人

自率所部來歸謂我等之

來如無夫之婦無主之馬無牧之牛羊所以然者由我舊主長母

之子虐害我也

貝勒津傳語不可解夏秋蠻所譯與親征錄一致今從之長母之子一語只能如此翻譯若用俗語則云太太之子

故棄而來

從帝曰我似熟寐汝挫我髮以覺我又托我頰以起我

即元坐掀鼻而起一語之異譯

我當悉力以助汝突然其後朱里耶人復叛去圖該烏魯爲忽敦

忽兒章所殺朱里耶部自是渙散

親征錄謂族人忽敦忽兒章怒塔海荅納反側殺之元史高宗赤烏部人所殺秘史卷五蒙文

秦亦赤兀族內有駱駝駝兒長之人是爲孫赤兀人無疑西域史乃謂慶兒乞人其誤顯然故

刺爲一部辨見部族考此處刪去而附識其誤諸族皆謂泰亦赤兀無道帖木眞衣人以已衣乘

人以已馬能束其眾以撫其下皆相率欲附連兒都思人鎖兒干

失刺曾脫帝於難其子赤老温把阿禿兒

原譯赤老根

與亦速特人

別本在秦亦赤兀部長哈丹太石之子布苔麾下至是赤老温來

附哲別則因秦亦赤兀既敗遁山林中無所得食力乏亦降錄謂實以力窮

故也即此詳見亦速巴鄰部長述兒哥圖額不干史錄紀史名并其子納牙句

阿刺黑秘史納牙已擒秦亦赤兀酋阿忽朱把阿禿兒即錄之忽阿失拔

塔兒忽台哈刺兒禿克將來獻貝勒津自注地名文已不辨索祕中道復縱之

去惟父子來歸上云已擒蓋十三翼戰後未久之事錄與祕史札刺亦兒分族朵

郎吉部長朮只角兒海只為史錄之證分族詳部族考朮只角兒海即錄之亦率

所部至朵朗古特辛古特之地歸於帝之召無可考惟紀史卷三黃文有古

此其後帝率謬倫額格及朮赤哈薩兒幹赤斤諾延與月兒斤諸

族大會於幹難河濱林木中主酒者既行酒於薛徹別乞母忽兒

真哈敦復行酒於其次母也別該忽兒真見也別該之酒不與眾

同故怒以掌撻主膳者薛徹兒原文據述不甚了了研究再三乃是怒酒之異同而

非爭行酒之先後史錄謂共遣一囊獨置一囊其說

蓋是秘史爭先後之說殆非也別該秘史作額別該此作那母該必誤今改正
薛徹兒與失邱兒失乞兀兒音類錄云音秘史云打此云掌撻與秘史相類
薛徹兒哭而

言曰也速該捏坤太石去世以致受人之辱帝母子不怒亦不言

此語為諸書所無然理應有也別勒格台時掌帝馬播魯掌薛徹別乞之馬哈蒼斤人

哈蒼克貝為播魯之從者哈蒼克貝之名諸書所無史錄作播里秘史作不里此作播魯亦同准云播魯為祭亦亦兀人必誤秘史云是主兒

乞氏見於卷一當是也故刪來盜馬輶原文云別勒格台掌成吉思汗赤老溫馬何以云赤老溫不可解問

別勒格台執之播魯袒護從者斫別勒格台破肩流血左

右皆怒別勒格台曰我傷未甚不可由我致隙然眾怒不可遏折

樹枝互鬪勝之奪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秘史作哈里真火兀兒至此書作

薛徹別乞等歸而絕好繼復遣人議和返二哈敦金主遣丞

相攻逐塔塔兒叛酋摩勤蘇里徒與史錄秘史字音大同小異帝聞之思乘此復前

仇自斡難河起師招月兒斤來助待六日不至乃率麾下迎擊至

渥勒佐當即秘史渥勒札河之訛殺摩勤蘇里徒掠獲甚眾得嬰兒銀搖車及車中

金繡被

秘史大珠被錄大珠衣此微異原注

金丞相獎其功授帝為察兀特

忽里

史錄皆作察兀忽魯秘史譯文作札兀忽里蒙文則作札兀惕忽里惕字不當去詳秘史注

同時亦授客刺亦部長脫忽

魯兒為王

秘史客列亦音類史錄皆謂汪罕名脫里亦作脫魯秘史則作脫魯部事定欲勒此作脫忽魯兒雖微誤然可證秘史譯音確而且備餘詳部族考

與月兒斤人修好餽以俘獲月兒斤殺十人奪五十人之衣騎帝

怒曰昔者傷我別勒格台與修好而不從今又與我之敵相合而

陵我引眾越沙漠至朵蘭布勒荅克之地攻敗其眾薛徹別乞泰

出以其妻孥遁去

史錄謂帝麾下為乃儀所掠漢兵起討秘史謂帝後老小當被掠起此北云漢兵起討三說各異元史師兵陷沙漠攻之秘史與錄無異此

獨與本紀合帝語亦與錄合朵蘭而勒荅克地名詳親征錄注

帝時年四十

是為甲寅虎年案完顏興北伐見金史當即括塔兒之役合紀傳考之乃是丙辰年事為甲寅

使二年詳親征錄注元初無史官太祖木把焉後來遺德著錄年分未可盡憑也

是年汪罕弟札罕不及客刺亦分族

董喀亦部人來歸

錄與秘史更有別干即土伯夷部來歸此失載此下有太祖與戰一語案錄與秘史皆謂太祖與札合敵不迎禦度兒乞此處原文或有訛

誤故說為帝與札罕不戰也其下更有後仍以歸汪罕一語汪罕既來歸部必歸三應有之義秘史等書失載殆誤於此

兔年為黑蜚拉歷五百

九十一年至豬年為五百九十九年自兔年起豬年止凡九年

丁卯至癸

亥也速該與汪罕交好常拯其難帝亦稱之爲父汪罕祖默兒忽

斯有二子長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汗次古兒罕拉施特原注此是人名非喀喇乞解之古兒汗

不可忽兒察忽思生數子曰脫忽魯兒卽汪罕曰額兒客哈喇曰札

罕不本名乞誅幼時爲唐古特所獲受封而得是稱人遂呼以爲

名此節華傳所無札罕不卽唐古特之贊博二音較諸史錄說史諸音尤爲得實又有別子數人汪罕於父卒後殺其

弟台帖木兒太石布哈帖木兒是說史卷七蒙文太石作太子布哈作不花及同族弟兄數人

錄云原文字已不辨其叔古兒罕來攻兵敗失國奔於也速該也速該逐古兒

罕入合申卽汪罕復國以是感德約爲諳達額兒客哈喇以汪罕

多殺戮宗族避之乃蠻亦難赤汗亦難赤助以兵逐汪罕歷三國

錄與說史皆謂三城而城名皆無考至哈喇乞解依於古兒汗旣聞帝益盛強乃東走途

中資用乏竭僅遺五羊飲其乳餐駱駝之肉龍年行至庫思古兒

淖爾近帝居地錄云曲薛兀兒澤說史古泄兀兒海子音皆合下文云先時汪罕與也速該曾同住是地又云汪罕至淖爾在克魯倫河這邊帝在河那邊則此淖爾似

古在克魯倫河南或在西今名無考帝聞卽遣禿該即錄之塔孩蘇該誤以爲汪罕所遣今據華改正

迎致之汪罕以飢困告帝令已部振給是年秋會宴於河上原注河名字已

不辨多桑謂是土拉河考諸親征錄與祕史是也錄云後秋蓋是秋後之義非謂次年秋

好地名無考哈刺溫疑是哈刺屯之誤見祕史卷五蒙文冬合兵攻月兒斤時薛徹別乞泰出等眾散

居於帖列禿阿馬撒刺之地錄作帖列後無下四字祕史音全此書上三字作塔刺因係誤據祕史改正兵至殺之

蛇年親征錄作次年秋帝在霍拉思布拉思之地地名無考原文云地在克魯倫河近色校

率兵攻兀都亦特蔑兒乞戰於孟察之地如莫那察山之音大俘獲悉以餽

汪罕馬年錄無年分但云其後汪罕勢漸振不謀於帝自率所部攻蔑兒乞於

不兀刺客額兒原作不竭兒客額兒下又作不克兒據祕史親征錄改正殺托克塔長子土古思別乞托克

塔爲脫黑脫阿之變音史錄皆作脫脫掠忽禿黑台察勒渾二女二名一與祕史合一與錄合又獲其次子忽

圖赤老溫俘虜甚多而無所遺於帝托克塔奔巴兒古真原注在色校嘎河那

邊蒙古有巴兒古特族居是地至今地名未改案今屬俄羅斯地其名仍舊半年錄無年但云後帝與汪罕合兵攻乃蠻乃蠻

主亦難赤汗先卒二子曰太陽汗曰不亦魯黑汗太陽汗名太亦

布哈受金封爵為大王故曰大王汗蒙兀人訛為太陽汗乃續有

古出魯黑不亦魯黑之稱號稱義詳部族考故其弟曰不亦魯黑汗出古史稱古

亦魯黑則古出古敦當為其名昆弟交惡分國而治得此一解始明太祖之敗乃繼先後兩役之故多

是也誤亦當帝征不亦魯黑戰於乞濕泐巴失之地西域水道記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又曰赫色勒巴什水道提綱

畏隆古河諸為奇爾爾巴恩鄂模鄂模即淖爾畏隆古即烏隆古皆在阿爾泰山一帶秘史云起

過阿勒台山追至兀漫古河又至乞濕泐巴失海子地名地形悉合史錄作黑辛八石之野當是

淖爾近地亦以湖名為名俄羅斯地圖烏隆古河所注其北百餘里有科則勒塔斯山亦即乞濕泐巴失之大勝其眾不亦魯黑逃於

侃侃助特即元史之謙謙州詳西北地附錄錄地其將也迪土卜魯黑原譯哀迪土克魯黑微誠據秘

史謂是身上七種記號之解為突厥語先勝不史改正錄作也的脫字魯西率一隊為前鋒為帝軍困逼避走

入山而馬鞍轉陸兵追及擒之是冬不亦魯黑將可克薛古撒卜

刺黑秘史音同惟兀訛古史錄作曲薛吾撒八刺誤作二率眾至遇於拜苔刺黑巴

勒赤列之地錄拜各刺邊只兒訛史巴亦各刺黑則勒赤列亦作赤兒此音皆類推只兒

遂井人名地名爲稱或僅稱拜答刺黑

鋒始交而日已暮各於戰地駐營待明日戰汪罕多

燃火於營而潛移其眾

他徙

謂移營於貝子郭爾羅斯山錄與秘史皆謂移於哈刺他兀勒河恐譯文有誤

札木哈從

帝軍

語與秘史異與錄同

天曉時望汪罕旗幟而馳至

此語惟錄有之而錄尤明晰

謂之曰汝知

我族人如寒暑異棲之鳥乎將他適矣我如白翎久棲不去我先

曾告汝也汪罕麾下宿將兀卜赤兒古鄰巴阿禿兒

秘史作兀卜赤黑台下同史錄作古

憐拉施特云上四字爲一種紅果名婦女取以墮面古鄰面赤故以是稱之帝亦嘗用此果染面

聞而斥之曰既爲宗族又爲諸

達如此謂之奚可哉然汪罕信其言引去於是托克塔之二子忽

圖赤刺溫乘機叛去而歸合於父帝見汪罕不謀而去因曰我今

在火坑中而汪罕棄我

秘史有微燒飯所擲上語此云火坑殆由於此

亦退至撒里客額兒汪罕

至塔塔兒土霍勒之地

錄云土元刺河此異誤

伊勒哈鮮昆札罕不同至也逃兒

阿爾泰之地其地有河多林木

錄作也是兒按會河說史亦有願汪兒阿勒台正謂言自此退還恐秘史誤

可克薛

古撒卜刺黑自後追及奪其眷屬輜重

秘史有桑昆妻于錄失載

又至帖列禿阿馬

撒刺之地掠汪罕部民畜牧而去

原文上三字亦作塔刺因與上同
橫祕史此處又作帖列格禿

鮮昆札罕

不奔告汪罕汪罕令鮮昆追敵又令人乞援於帝曰乃蠻俘掠我

眾我子能以四良將助我乎帝即遣博爾朮諾延木訶里國王

木華

紮封王在後而此處已稱國王可見脫必赤顏原本如是
祕史作木合里此作訶字音可見史稱木華黎音未甚合

孛兒忽勒諾延

即博赤老溫

把阿禿兒往援未至而鮮昆已敗績其將的斤火里

句

亦土兒干

約塔黑被殺

此足證親征
錄詳見錄注

鮮昆馬傷幾被擒而四將至當博爾朮來時

乞帝良馬曰赤乞布拉帝允之且戒曰是不可鞭如欲速行但以

鞭擦其鬣比至見鮮昆失馬亟以已騎與乘而自乘帝馬屢鞭之

不進忽憶帝戒揚鞭擦鬣即疾駛如電既敗乃蠻盡返所奪以歸

汪罕汪罕大悅使告帝曰曩者衣食乏絕而我子帖木真拯之飽

我之餒衣我之裸今又亟我之難若此我不知何以爲報

純與親
在錄同

又召博爾朮往時博爾朮在帝營執弓守衛以弓付人而自往謁汪

罕餽以衣一襲金樽十

原稱們忽兒原注們忽兒為器具名較酒盃為大

博爾朮受之歸見帝以離

職守自請罪帝獎其勞令受餽

此節所記多為華書所無

是冬聞托克塔復出巴兒

古真將謀為變帝與弟朮赤哈薩兒其議恐非實信且料其無能

為姑置之

錄有不善告崖地名未見親征錄謂上車兵復討脫脫後上與弟哈薩兒討乃蠻至忽蘭蓋山

大敗之於是乃蠻勢弱等語元史語同案此後大陽汗之戰實是大敗不得云弱或此役為不亦魯黑也然西域史全無是事抑亦見哈薩兒之名說史於帝討平諸部之事敘次多說亦無可考

猴年春

庚申年胡鐵庫正統并謂是大祖建國之年

帝與汪罕會於撒里客額兒時托克塔已遣忽敦忽兒章

此處亦誤為其弟誤分為

二糾合泰亦赤兀酋益庫兀庫楚忽里兒把阿禿兒忽都荅兒塔

兒忽台哈刺兒禿克等其會於幹難河沙漠中帝與汪罕兵至敗

之追及於恩古特禿刺思之地

錄作月夏禿刺思意本名必是烏良兀特禿刺思譯音皆未全也

殺塔兒忽台

忽都荅兒

殺錄少二人名

益庫兀庫楚忽敦忽兒章逃入巴兒古真忽里兒

逃乃蠻

泰亦赤兀至是始滅

哈荅斤撒兒助特二部本與帝不協附於泰亦赤

兀

拉施特云帝與札木哈先曾遣使勸以歸附語意甚奧大致謂蒙古不同族者已皆來附況為同族二部不從捷使者而運之至是益畏懼

既聞泰亦赤兀

滅亡益不自安乃與朵兒奔塔塔兒翁吉刺特等部會於阿雷布

拉克即錄之阿雷泉貝勒津滿據據哀賦借書增入殺牛一羊一馬一而為誓其不錄將潛兵來攻

翁吉刺特部特因色辰為按陳諾延之父遣使告變帝與汪罕自

虎敦淖爾起師至捕魚兒淖爾特因色辰來合與諸部數戰卒大

勝虎敦淖爾即史錄之虎圖澤云近於難河無考然必在西捕魚兒淖爾即錄之孟亦烈川即今之貝爾淖爾在東自此帝駐於東以後戰事皆在東方可以考地是冬汪罕自

克魯倫河往忽八海牙部眾隨之其弟札罕不與汪罕將阿勒屯

阿速克史錄按敦阿速此與說史音叶伊勒忽禿兒史錄燕火脫兒脫伊兒晃火兒史錄延晃火兒忽勒

巴爾元史說史忽勒巴里錄渾八力謀曰吾兄汪罕心性無恆多殺害骨肉迫而投哈

喇乞解我輩其可久依之乎阿勒屯阿速克泄其言汪罕執伊勒

忽禿兒伊兒晃火兒縛至帳下汪罕責伊勒忽禿兒曰執二人而責二人與親征錄同

吾等自唐古特來中途作何語而違背之乎我不與汝等同也唾

其面帳中人亦其唾之阿勒屯阿速克曰我惟不願棄故主故泄

此謀原文有謀遠略異不得其故札罕不與伊勒忽禿兒伊兒晃火兒納鄰

太石原文更有納鄰脫忽魯兒奔乃蠻先遣人告太陽汗曰阿勒屯阿速

克誠於吾兄汪罕故我等來奔願盡心力以事新主乃蠻受之此

未見是冬汪罕駐忽八海牙帝駐乞解界上察哈察兒即史錄之微

花音如微微猶云花山地近金界可以考地率兵攻蔑兒乞酋阿刺兀都兒泰亦赤兀酋哈罕

太石塔塔兒二酋察忽兒句開兒伯克哀宗錄作開兒伯克兒泰上三人是

塔塔兒都長此乃有蔑兒乞泰亦赤元必誤部族考可互證是時四酋聚合一處阿刺兀都兒為之長帝

與戰於蒼闌捏木兒格思敗之兀赤哈薩兒未與斯役聞哲別言

責之翁吉刺以無端被兵為怨遂合於札木哈雞年翁吉刺特亦

乞刺思火魯刺思朵兒奔塔塔兒哈蒼斤撒兒助特諸部會於刊

河秘史有同史錄作健河案今俄羅斯地圖額爾古納河東有支水曰旱河在呼倫淖爾東北約

三百里水道提綱云克魯倫河又折正北流有振河自東南合活輪河等五水西北流來會內

府與圖作根河根也振也旱也變也刊也皆譯音之異脫史云順額兒古捏河至於刊沐津必義
如此河札木哈舊居額兒古捏河兒脫史而諸部皆在額兒古捏之南北行與合故曰順也 議

立札木哈爲古兒汗蒙古語古兒音也猶云統轄之汗西遼之古兒汗義同自此至禿拉河多桑謂巴兒洛精渾爾之北有

禿拉河當即此河然史錄作禿律別兒河字音未全協不可爲據舉足蹋河岸揮刀斬林木而爲誓曰孰洩

此謀如頽土如斷木遂潛師而來有火力台者聞其謀以語其妻

舅火魯刺思人麥兒吉台麥兒吉台謂宜速往告變予以剪耳之

白馬錄云蒼驢白馬夜經一古關所謂圖子是也其將曰忽蘭把阿禿兒貝勒津云槐因人泰亦赤兀部內案槐因

爲樹林所謂林木中百姓亦赤兀敗亡餘眾散居樹林故有是稱其警夜之將曰哈刺蔑兒乞歹亦云是火魯刺思人恐有詭見

而執之然是人亦心附於帝贈以己之黑馬錄云緞色馬謂乘此庶可以

脫追者火力台又行遇別隊載札木哈白帳者欲執之疾馳得脫

至帝處發其謀帝即起師迎戰於亦提火兒罕之地大破其眾札

木哈遁翁吉刺部來降止節足證親征錄惟少塔海哈漫謀於抄吾兒一節麥兒吉台或即錄之也速該或是召烈台抄兀兒上三字之誤錄云家人

火力台此亦似誤亦提火兒罕即海刺兒帖尼火魯罕而奪上三字書地在刊河之南海刺兒正河名帖尼支河名火魯罕蒙古語謂小河詳親征錄注多桑謂元史作哈里雅爾台和囉噶之地

與拉施特語大異多事但見元史庚本未見原本也此役無汪至蓋不及約會必史事併紀之
種理錯誤而告變之人僅舉一火力台則與此同又雖兒年三字可為引據貝勒津謀述此節不
甚明新舊多
帝自兀魯回失特楚兒只特河史錄兀魯回失

元勒灰河失格勒只特地面此皆云河與史錄同字數與說史合案帝自庚申年駐東未返傳
居則此河亦當在東水道提綱蘆河土名烏爾虎河源出索拉爾濟山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

烏朱穆泰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

河朔之地迴蒙古游牧記烏珠穆沁左翼牧地常索岳爾濟山西有鄂爾虎河繞其游牧灘於和

里圖渾爾張穆又策方略作吳兒會亦作烏爾會又作吳爾爾圖作吳兒灰今考兀魯回河即此

色野爾濟即索岳爾濟山名亦河名急讀色野爾濟即成失連真故史錄皆為河名失魯楚兒只

即索岳爾濟之訛說史謂地名及中有格字音不能相合俄羅斯地圖兀魯回變音為烏拉土色

野爾濟作蘇攸勒奇兩河會而為渾爾與游牧記合與提綱不合內府輿圖作烏爾渾河形理俱

略略同提綱所云不盡符台惟亦無誤入之渾爾又處集句答郡王世勳碑也只里王為王火

魯哈孫所攻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

得還立諸兀魯灰即此河與

哈刺溫山相近與運東亦近

率師攻察罕塔塔兒按赤塔塔兒二部

兒共六部禁止臨陣掠物俟事畢均分阿勒壇火察兒答力台幹亦

詳部共考

斤違令帝令虎必來哲別奪其所掠以分於眾三人由是懷恨思

畔是年秋乃蠻酋不亦魯黑汗蔑兒乞酋托克塔別乞

兒助特酋阿忽出把阿秃兒衛刺特酋忽都哈別乞暨朵兒奔哈

撒

錄於此處亦

稱脫脫別吉

撒

兒助特酋阿忽出把阿秃兒衛刺特酋忽都哈別乞暨朵兒奔哈

蒼斤諸部大合眾來攻帝與汪罕先遣人於貴赤即程干撒克徹兒

赤兒海即赤忽兒黑三乘高瞭望自與汪罕離兀魯回失魯楚兒

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刺溫赤敦當即史之阿蘭遷是山汪罕子

鮮昆在邊外從而後行及山隘踰隘即汪古部界而不亦魯黑已

至見鮮昆軍謂其下曰此眾可聚而殲也遣阿忽出把阿禿兒此

及云是哈魯斤人真欲又云是哈魯斤人真欲及托克塔別乞之弟忽都拉施特謂托克塔子為前鋒猶

未戰而鮮昆軍已過山隘至汪古部地乃蠻等軍從之以坐術致

風雪云以石子置水中則雨雪雲方觀承松漢皇詩注云蒙古西域祈雨以投達石浸水中只

然風反吹雨雪敵不能進遂自山隘退回行至奎騰之

地即圖亦川之異文案元史語解曰奎騰冷也是地本寒又遇雨雪故皆僵凍合秘史觀之此役

上馬僵凍紛墜山澗不復能成列札木哈率眾來應見

事敗即退掠諸部之先立已為汗者繼乃歸於帝其政機云即掠哈蒼斤

情札木哈應歸於汪罕而此云帝可疑以上所記皆可證
明史後雖情然間有不詳而考地之功則發難齊所未發
帝與汪罕同駐阿刺兒之地

冬帝駐阿兒卻宏哥兒之地
原傳是地謂古時翁吉刺特駐冬之地冬無水以雪為水其後呼必賽可汗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兒台亦距阿

兒勿未哥兒不遠又多桑曰蒙古謂水鳥為阿兒不哥元史語解阿喇勒水中鳥也多桑說不謬
阿兒卻宏哥兒當即錄之阿不禮國或哥兒多桑云在沙漠中離哈喇溫赤敦不遠案元史世祖

敗阿里不哥於昔木土腦兒史不詳言其地今俄羅斯地闊獨石口東北四百里多倫淖爾正北
二百里有沙博爾台淖爾蒙古游牧記作西巴爾台謂是泥濘在蘇尼特右翼南六十里又右翼

東南七十里有古木土腦泊皆似即昔木土之轉自沙博爾台東北不及百里為達賴淖爾蒙古
游牧記阿巴哈納爾右翼游牧地有達里岡愛涼備注云多倫正北三百五十餘里有池二處其

大者名達蘭諾爾廣二百餘里有島嶼多桑所謂阿刺兒其此地耶考之俄國則達賴淖爾
在多倫淖爾西北相距只二百餘里游牧記云正北異里數亦異意行程迂繞非還山也阿巴哈

納爾淖爾西鄰為阿巴哈納爾其右翼西面百二十里有烏魯淖爾蒙古名昂吉爾圖亦見游牧記蒙古
稱烏魯淖爾為古圖金史燕州柔遠縣下云烏魯淖爾又名昂吉爾圖是也今俄國亦有此池在達

達爾西北不及二百里翁吉刺都似由此得名然元初翁吉刺牧地在此濛之東北故云古時駐
冬之地非牧地在濛旁觀秘史卷一也達該之遇翁吉刺圖知在北也游牧記又云克什克騰旗

西北至蘇巴爾噶爾圖靈果里案蒙古謂黃山曰洪果爾與翁吉兒音叶
靈果里即洪果爾雖未必一地而可為阿不禮國或哥兒稱名之證
帝欲為長子朮赤

求汪罕女察兀兒別乞鮮昆子禿撒哈
原文作禿撒布哈多布字據秘史與錄刪之亦欲求帝

女豁真別乞而兩不諧以是交漸疏札木哈知之欲唆以生變謂

鮮昆曰我兄諳達與君之敵人太陽汗潛通常遣使往來將不利

於君阿勒壇火察兒荅力台爲之證又有圖海忽刺海

原注忙兀部人

木忽

兒忽闌

原注阿荅兒斤人

亦欲協力攻帝時鮮昆別居阿拉忒之地

疑卽秘史之別兒客額列

惕之下三字音

遣撤而罕禿荅

卽秘史之撒亦罕脫迭額錄之察罕脫干

告汪罕曰鄂倫額格之子將

害我等宜乘其未發也而先圖之汪罕曰札木哈之言不可信越

日帝移營居地稍遠鮮昆又使人力請於父謂耳聰能聽目明能

視之人確鑿言之而猶不信此何以故

卽秘史有口有舌之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

汪罕曰彼

屢有德於我我不可負我屢勸汝而汝不從我年老矣但思安我

骸骨聚置一處

錄云垂老遺骸與得安葬彼文而此贊也

汝欲爲汝善爲之翼天佑汝汝可禱

祀以求也言畢甚以爲憂鮮昆陰遣人燒帝牧地之草

可惡猪年鮮

昆與諸人謀僞許婚遣烏黑台昆察特邀帝赴宴

錄云不花台乞察此微異原書云乃蠻人稱之曰布

治烏拉蒙古稱之爲昆察特真武蠻譯作海察特與心察略近惟贊增二人不可從

帝卽往從二人

實

路逕蒙力克額赤格

之居宿其帳中蒙力克謂不可往宜以馬疲道遠爲詞遣使代往

帝從之即自歸汪罕父子謀不成欲乘不備掩襲汪罕之臣哀客

扯蘭

即也客扯連錄作也可察合蘭

歸告其妻阿刺黑因特且曰此時如有人往告不

知帖木真若何酬之矣其妻戒以慎言毋使人聞以為實

阿刺黑因亦誤作因錄云其子亦刺罕必是其妻阿刺黑而誤其子亦刺罕藏文同文亦阿二字常互誤

特見秘史

適牧人乞失力克

原誤乞為庫

送馬湮至

帳外聞是語以告其侶巴歹巴歹往覘則哀克扯蘭子巴鄰苦延

富如說史作秋鄰客延

在帳外礮箭鏃聞父母之語而曰汝等自泄機密事乃欲

人為瘖啞乎巴歹告乞失力克曰信矣即乘夜來告

原注本有貨就百強答刺罕土察答刺汗

薩塔克答刺罕皆此二人之後裔

帝亟移營向失魯楚兒只特山路以去

上文作河名此為山名則仍是色野

分軍於卯溫都爾山後瞭望汪罕兵自卯溫都爾之路

觀秘史則汪罕兵在

山前行故原

至紅柳林中蒙兀稱烏闌不兒罕

當如秘史作忽剌安不剌合湯照茅元儀武備志魏方言紅已伏

刺案柳曰補兒哈可證錄作忽剌河下特哈音近惟稱二山係誤蒙古游牧記克什克騰旗西南四十三里有漢海恩都爾山蒙克什克騰牧地當黃河之源蒙古曰西喇木倫所謂西遼河是也

在色野爾濱山西南與上文諸地近合漢海合青如卯秘史藏文亦作卯危難謂不好溫都爾謂高伊兒吉歹之從者泰出欽黑歹

句

牙都兒正牧馬

伊兒吉歹秘史作阿勒赤歹哈準子帝姪伊阿二音互誤蒙回文同秘史作赤吉歹牙的兒錄作泰出也迭兒以此較之則秘史奪泰字音錄奪吉歹

原譌欽黑誤屬下一人名今改正

見敵至亟馳告帝時駐哈蘭真額列特

秘史作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上五字台音爲

哈蘭真下三字爲沙陀之解錄作合蘭只甚叶惟史錄皆移於後就史敘此戰甚分明

日出時倉卒備戰事

錄所謂日街山也

慮眾寡

不敵謀於諸將烏魯特將朮赤台以鞭擦馬鬣而無言忙兀特將

忽亦兒荅兒奮然請先進謂當出敵之背樹我幟於奎騰之山不

幸陣沒有三子在惟我主憐之

不意元史畏吾兒傳乃得此左證秘史敘戰事雖亦有朮赤台傳爲證而未盡確也諸將亦

奮謂雖眾寡不敵或得邀天祐忽亦兒荅兒爲前鋒先敗只兒斤

部爲汪罕部下最勇卒繼敗豁里失列門太石爲汪罕大將攻至

中軍鮮昆奮勇來戰矢傷其面汪罕乃斂兵罷戰此役爲帝一生

有名戰事蒙兀人至今稱道之哈蘭真額列特地近乞解國界

此處

是拉施然汪罕軍勢仍盛帝見不敵亟引退退後部眾渙散帝乃避

是拉施往巴兒渚納是地有數小河而是時水涸流濁僅可飲渾水帝懷

慨酌水與從者誓當日從者無多稱之曰巴兒渚特延賞及後世

焉史錄言班朱尼河飲水其眾在遣使後秘史同此在戰後而異然觀札八兒傳似戰後即至此矣秘史編為海子考之俄國難河北俄羅斯界內有巴兒渚納泊俄音似巴勒赤諾泊北有

河曰圖拉入音果達河就俄圖觀之河泊不相連屬或水漲時通入於河或近地尙有小河而圖

未載故史錄以為河名俄人游歷至此謂其地多林木宜駐夏可避兵眾古人尙指是地為戎吉

思汗遊葬處也巴兒渚納為連爾名之史編是既而渙散將士漸來遇帝至鄂爾河原書謂河在哈兒渚

察爾後王部地案西威史之禿格察爾即世祖朝之塔察爾為於赤斤大王之後分地在喀爾倫

河東下云沿哈勒哈河溯上流行則是自西北向東南巴兒渚納正在西北行程可按而知哈勒

哈河今日喀爾喀入捕魚兒渚爾今日曰爾渚爾所謂鄂爾河必近哈勒哈河必在西北案俄羅

斯地圖捕魚兒渚爾與枯倫渚爾一水相通曰烏爾順河或即此鄂爾渚爾字音又烏爾順河東

北支流曰鄂爾渚爾惟俄圖有之水道提綱及內府輿圖

皆不載或即此鄂爾渚爾字音揣測求合當不外是 數其眾得四千六百人分兩

隊沿哈勒哈河兩岸溯上流以行每隊二千三百人帝自率一隊

彼岸之隊為烏魯忙兀等眾與親征錄悉合行及翁吉刺特分部之酋帖兒

格阿蔑勒駐地秘史音叶錄作帖不哥阿蠻帝遣使謂之曰我

等本為誼達雲今如相從則情好如舊不則以兵相見於是帖兒

格阿蔑勒來附帝遂駐於董嘎渚爾脫兒哈火魯罕是地有湖有

河水草茂美因以休息士馬遣阿兒海者温謂汪罕曰

阿兒海者温爲一人與祕史異

詳部我今駐董格淖爾脫兒哈火魯罕水草皆足矣父汪罕昔汝叔

古兒罕責汝謂我兄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汗之位不我與而汝

自據之汝又殺塔帖木兒太石不花帖木兒二弟古兒罕乃逐汝

至哈刺温哈卜察

哈卜察義爲狹隘

汝僅遺數人相從

乃我父也蔡亦赤兀之兀都兒富延

貝勒津譯兀都兒諸延哀欲繼譯都兒富延祕史作忽難而人名未全錄作兀都兒

吾難即兀都兒富延互較而訂正之八哈只二人則率兵無多

祕史作忽難而人名未全錄作兀都兒汝往哈刺不花

處注云原文字已不辨又往土拉壇禿朗古特

即錄之禿朗禿亮蒙古

後至哈卜察爾

即阿不札

而至古

蘇兒淖爾

即曲笑兒澤

以遇汝叔古兒罕其時古兒罕在忽兒奔塔刺速

特

特等塔刺速脫史作忽兒班帖列連惕字音全備

勢敗而遁僅餘二三十人自此入合申不復返

我父奔古兒罕之國以復於汝由是結爲諳達我遂尊汝爲父此

有德於汝者一也再者父汪罕汝避居於日入之地隱沒於中

西邊

故汝弟札罕不在察富古特之地

云是乞解地即錄所云渴塞也

我舉帽招之大聲呼

之以致彼來彼欲來而蔑兒乞迫之使不得來我令我兄弟自蔑

兒乞中救之始得從察富古特之地以來乃救彼之人旋為被殺

之人則我又以汝故而殺我兄弟二人此為誰薛徹別乞我兄泰

出勒我弟此有德於汝者二也

多桑其武贊謂薛徹泰出往救與元史同貝勒津所譯有參解語而二人往救之意渾合言中入

後數語則為親信錄獨得之證用知史錄立言各異而有本則同泰出之名此處獨增尾音七等

再者父汪罕汝如雲中日影緩緩而升如火燄緩緩而騰以來就

我我不及半日而使汝得食不及一月而使汝得衣人問此何以

故汝宜告之曰在木里察克速兒

哀武鑑譯此名與紀史木魯徹薛兀新最叶惟增克字即史錄木那察之役

大掠

蔑兒乞之惻重牧羣悉以與汝故不及半日而飢者飽不及一月

而裸者衣此有德於汝者三也曩者蔑兒乞在不兀刺客額兒

前詳我使人往覘托克塔虛實汝知有機可乘不告於我而自進兵

意

虞忽秃黑台哈敦察勒渾哈敦並其子忽圖赤老温取其奧魯思

原書皆以忽圖為弟見前注與魯思解為國亦為部落產業

而無絲毫遺我汝後與我共攻乃蠻在拜蒼

刺黑別勒赤兒之地

此處別字音不誤

忽圖赤老温率其部眾離汝而去可

克薛古撒卜刺黑遂掠汝之奧魯思我令博爾朮木訶里孛兒忽

勒赤老温盡奪之歸以致於汝此有德於汝者四也昔者我等在

哈刺河濱與忽刺安必兒蒼秃兀特相近之卓兒格兒痕山

錄云哈刺哈山

谷此云哈刺河役異以下皆可考明錄地詳親征錄注

彼此明約如有毒牙之蛇在我二人中經過我

二人必不為所中傷必以唇舌互相剖訴未剖訴之先不可遽離

今有人於我二人構讒汝並未詢察而即離我何也再者父汪罕

我如鷲鳥自赤兒古山飛越捕魚兒渾爾

即錄之赤兒黑山蓋而澤率赤忽兒忽山近捕魚兒渾爾當即此山秘史

卷一也通該遇德詳釋亦在赤忽兒古是知譯忽譯古皆無不可皆非定音

擒灰色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為

誰朵兒奔塔塔兒諸人是也我又如藍色之鷹

恐是海東青之誤譯越古闌渾

爾必是枯倫擒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為誰哈荅斤撒兒助特

翁吉刺特諸人是也據此則親征錄述未全錄作鶴此言鶴案正字通鶴大如鸛其如鶴故西晉譯為鶴以其為水鳥故於此二

於汝者五也父汪罕汝之所以遇我者何一可如我之遇汝汝何

為恐懼我乎汝何為不自安乎汝何不使汝子汝婦得甯寢乎我

為汝子曾未嫌所得之少而更欲其多者嫌所得之惡而更欲其

美者此二語見說史蒙文錄譬如車有二輪去其一則牛不能行遺車於

道則車中之物將為盜有係車於牛則牛困守於此將至俄斃强

欲其行而鞭箠之牛亦惟破額折項跳躍力盡而已以我二人方

之我非車之一輪乎凡此皆帝之言所以諭汪罕也直與親征錄

謂阿勒壇火察兒曰汝二人疾惡我將仍留我地上乎抑埋我地

下乎我嘗告把兒壇把阿朮兒之子案把兒壇四子時則各力台尚在蓋隱指之

祕史亦作把兒壇常稱其子薛徹素出世系

大統史錄作
八兒合亦誤

及薛徹別乞泰山二人

及字斷
不可少

韓難河地詎可無主我勸其

為主而不從我因汝火察兒爲捏坤太石之子勸汝爲主而亦不

從又因汝阿勒壇爲忽都刺哈汗之子勸汝爲主而又不從汝等

必以讓我我由汝等推戴故思保祖宗之土地守先世之風俗不

使廢墜我既爲主

此與錄
語略異

則我之心必以俘掠之營帳牛馬男女丁

口悉分於汝郊原之獸合國之以與汝山藪之獸驅迫之以向汝

也今汝乃棄我而從汪罕三河之地我祖實與慎毋令他人居之

此處譯語不
明依錄書之

又使告脫忽魯兒曰汝祖爲我祖俘爲奴僕故我稱汝爲

弟汝父之祖塔塔

原譯音似克克
史作幹譚皆不合矣故舍
秘史而從錄

爲扯勒黑領昆都邁

乃所虜塔塔生雪也

原譯音克布兒
音務史作速別該則是
克布之對音

雪也哥生闊闊

出黑兒思安

原譯音
作闊闊出希兒思安字
秘史

闊闊出黑兒思安生也該晃脫

合兒

此從秘史錄有訛字
原譯克克合兒

也該晃脫合兒生汝汝思得我之基業阿勒壇

火察兒必不汝與也在昔汪罕所飲之青鍾馬乳我以起早亦得

飲之汝輩殆由是妒我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量汝能飲幾何也

原譯不明依錄著之秘史謂是告札木哈恐誤又謂阿勒壇火察兒曰汝二人今從我父汪罕毋

有始無終使人議汝向日所為皆札兀特忽里之力也此處語意以秘史為是今

如有人以我故而痛我將來亦必有人以汝故而痛汝縱今歲不

及汝等明冬將及汝等矣又告汪罕曰請遣阿勒屯阿速黑忽勒

巴爾二人為使或一人來昔者戰時木訶里把阿禿兒蓋三忙誤見未知孰是失

銀鞍轡黑馬請以歸我鮮昆諸達當遣必勒格別乞脫端二人來

或一人札木哈諳達哈赤溫見秘史蒙文作合赤溫別乞阿赤黑失命阿刺不花帶

原譯無此人汪罕部族考中有之以阿刺不花為一人帶兒為一人未知確否今依錄作阿勒壇

一人又札木哈之下有朱刺人名無考此譯部族考乃帶即也各扯開然錄未載故刪火察兒亦各遣二人否則遣一人使人之來可以在捕魚兒淖爾

遇我如我他適則可在哈潑哈兒哈答兒罕之路尋我可為錄之哈八刺漢音兒哈證

據惟不如錄之敘次清晰使者既致各詞汪罕曰彼言誠有理誠為受損惟我子鮮

昆有以答彼鮮昆曰彼稱我為諸達而又常嘗我只勒津注云下有托忽

之托克塔語意難解案此見秘史雖有譯注而仍難解無惑乎稱我父為父而又嘗我

父為好殺人之老者今日使不能遣惟有一戰我勝則併彼彼勝

則併我耳即令必勒克別乞脫端建旗鳴鼓秣馬以待帝既遣使

即率部眾往巴兒渚納此為再至華書惟是時有亦乞刺思人孛徒為

火魯刺思人所逐敗奔來合朮赤哈撒兒先別居於哈刺溫赤敦

山山離野無嶺不為汪罕襲掠妻子皆失途中糧絕以死獸為食此與元

山離野無嶺不意相類尋至巴兒渚納始與帝遇汪罕自哈蘭真戰後駐於起特

忽魯哈特額列特此可證明史錄之誤只感忽魯即起乃有答力台幹赤斤阿

勒壇者溫火察兒別乞此二人惟此處有書溫札木哈渾八鄰據此則錄

克該部族考又作蘇馬脫忽魯兒即脫圖海忽刺海據作忽都呼特原譯忽都帖木

元史譯文證補一上

作忽都呼特蓋即鐵之忽都花也敗從部族考錄作忽都答即特之變音

相與謀害汪罕事覺汪罕先捕之於是

答力台幹赤斤渾八鄰與撒哈夷特部呼真部來歸於帝

呼真原譯為宏那彼

特無考譯部族考則為呼真與錄之機頃略近說史卷八帝以客列亦惕汪真姓的人與巴五乞先里黑又卷四蒙文溫真撤合亦惕兩種人混真與嫩真益叶而汪裕真亦與溫真甚叶恐同族而異文此之譯真又即語誤也

阿勒壇者溫火察兒別乞忽都呼特札木哈奔乃蠻太

陽汗是年秋帝自巴爾渚納起師將自幹難河以攻汪罕哈里兀
答兒察兀兒罕本在朮赤哈薩兒麾下帝遣告汪罕偽為哈薩兒
之言曰吾兄離我今不知所在我妻子皆在王所我何歸哉我今
以木葉為帳土石為枕望星而臥我思從父如王念我前勞許我
自效即束手來歸矣汪罕信之遣亦朮兒干盛血於牛角往與之
盟

錄謂然漢器盛血

三人偕行至中途帝兵亦至哈里兀答兒望見已營恐

其見而返轡馬良行駛不能追也乃下騎偽言馬蹄下有細石將
扶去之而亦挽其下騎既下遂被執獻於帝帝以付朮赤哈薩兒

與秘史情節微異

即日夜兼進至徹徹兒溫都爾多桑云山在克魯倫河出不意攻

之盡俘其眾汪罕父子僅以數人逸去行至中路汪罕曰不應與

離之人人亦不我離而我自離之今遭此厄皆一人之罪也至乃

蠻界之捏坤烏孫為守界將火力連八赤句騰喀沙兒即錄之所殺

送其首於太陽汗太陽汗責其擅殺詳見部族考鮮昆未被獲逃經亦即

納城原譯阿武克巴刺喀孫下四字即謂城阿武克或是亦即納之訛入波魯士伯特即波黎吐蕃蒙古稱吐蕃曰土伯

蒙古而來疑即那隆吉爾故西人譯波魯也劫掠為生部人逐之逃至和闐喀什噶爾近地曰

苦先古察兒喀思每為哈刺赤部主克力赤哈刺獲而殺之可證親征錄下

云人謂此部主又獲其妻于獻於帝而乘附是冬帝大獵於帖蔑延客額兒歸駐舊居宣布札

薩以令於眾札薩即該令見元史帝自庚申年起至是始返舊居史錄云龍庭文飾之詞也非地名自鼠年至馬年凡七年

馬年為帝五十六歲帝既滅汪罕乃蠻太陽汗遣使卓忽難此京武

即月忽難之異文貝勒津譯忽難延為忽難之誤至汪古之使朵兒必塔失悉無異

詞可據以定秘史之誤問復高唐王闕里吉思坤謂帶陽罕遣使卓忽難字音相叶告於汪古

部長阿剌忽思的斤忽里曰我聞有人將稱帝我知天上惟一

一月地下亦不容有兩主請汝爲我右手我將奪其弓矢原譯弓矢有誤阿

剌忽思遣朵兒必塔失以斯語告於帝汪古部由此結好誠附鼠

年春帝會諸將於帖木該前作帖茂延此作帖木該原譯帖木該句下又有必丁突勒

的地名或即此訛眾謂方春馬疲俟馬肥而後可帝弟幹赤斤曰汝等安得

以馬瘦爲詞我騎尙壯可用我馬汝等未聞彼之言乎彼既能攻

我我即能攻彼若敗彼可以獲大名勝負固有天定奚畏焉別勒

格台曰彼欲奪汝弓矢若竟被奪骸骨將於何地安置彼恃國大

馬蕃敢爲大言我但先發制人奪彼弓矢亦有何難奚畏焉帝然

之望日起師舊云望日祭旗請朝進兵長武靈關西城歷六月十五日起臨軍囉巴恩則在

說甚不足憑行至乃蠻境外客勒忒該哈蒼濱哈刺河哈刺河即錄之哈勒合

哈勒合河必非東方之哈勒哈河此史有誤駐軍多日而敵不至不得戰秋又會將士議進兵

錄語未明
得此乃了

遣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前鋒當時太陽汗已至阿勒台河

與杭海山之間

阿爾泰山亦有阿爾泰河惟錄與
秘史皆云山而河則別名哈只兒

亦遣兵爲前鋒而自與蔑兒

乞酋托克塔客列亦酋阿鄰太石

當即前奔乃蠻之衆
鄰太石惟無札罕不

衛刺特酋忽都哈

別乞札只刺酋札木哈及朵兒奔塔塔兒哈荅斤撒兒助等部偕

進

乃悟兵出之遲
以待諸部之合

帝軍有白馬以鞍翻陸於腹驚突而入乃蠻軍中眾

皆謂其馬瘦太陽汗因謀於眾曰蒙兀之馬尙瘦我若退軍彼必

尾追則馬力益乏我再與戰可操必勝其將火力速八赤曰汝父

亦難赤汗臨陣從未以人背馬尾向人汝今如是之怯何不令汝

婦古兒八速來

此可證錄之
是秘史之非

言畢含怒而出太陽汗以是奮進帝令弟

哈薩兒主中軍自臨前敵指揮行陣札木哈望帝軍容嚴整謂其

左右曰汝等皆藐視我諳達今見其措置異於常人乎乃蠻向來

臨敵謂如宰小牛羊自足至項併皮革亦不存留今試視能否卽

離去是日大戰至憐暮乃蠻大敗太陽汗先以重傷臥於山火力
速八赤暨他將勸之起而不應火力速八赤曰今我等尙在山半
不如上山徐圖再戰太陽汗聞之亦不應火力速八赤又曰汝妻
古兒八速已盛妝待汝凱旋汝盍速起仍不應火力速八赤乃謂
諸將曰彼如有絲毫力氣必能答語起身今已如此我等與其視
彼死不如再戰使彼視我等死遂皆下山苦戰帝欲生致之而不
從皆戰死帝大獎曰麾下將士若皆如此尙何慮哉潰眾夜走納
忽嶺墜死者無算朵兒奔塔塔兒哈答斤撒兒助四部來降蔑兒
乞遁去太陽汗之千古出魯克逃依其叔不亦魯黑冬再征蔑兒
乞至塔兒河即錄之述
兒惡河遇兀洼思蔑兒乞酋帶亦兒兀孫來降獻女
忽蘭哈敦謂部眾無馬不能從征帝令散其眾於輜重後營每營
百人以分其勢迨大軍行後其眾復叛劫略輜重仍爲帝軍所敗

返所奪帶亦兒兀孫逃去帝圍蔑兒乞於合哈勒忽兒罕

說史合合勒忽兒罕

即錄之盡取麥端即錄之脫塔哈林當即脫里哈俺諸眾皆蔑兒乞部人

察安寨哈俺無考多桑作支恒案元更牙忽都傳娶察渾派里乞氏察渾夫恒音近武即此族秘史三種蔑兒乞之說恐不達可通

托克塔與其子奔不亦

魯黑帶亦兒兀孫既叛逃至薛楞格河濱呼魯哈卜察築寨以居

即錄之治刺温哈卜察築寨也

弟沈伯率右翼軍討平之皆可證錄之是秘史之非帝遣李兒忽勒諾延及赤老温把阿禿兒之

城亦可云寨數日下之毀其牆堞又往乞鄰古撒城

云極堅固而沈伯等名則秘史為叶云此城極太上方吉里城即錄之力吉里寨

此城則與錄之落亦下之大俘掠兼下他城得戶口財物駝馬牛羊無數

學字數字音大異而還

太祖本紀譯證上終

太祖本紀譯證下

元史譯文證補一

兵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加三級臣洪鈞撰

虎年大會部族於斡難河建九腳白旗秘史謂九腳白旗蓋以白馬尾凡九為旄非旗也即皇

帝位羣下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從闕闕出之請也闕闕出晃豁

壇氏蒙力克額赤格之子好言休咎形如狂眾稱之曰帖卜騰格

理成爲堅強之義吉思爲眾敗亦猶哈刺乞解之稱古兒汗古兒

普也古兒汗眾汗之汗也此節當非脫必察顏原有當是拉施特喇入西人冒蒼萃

曰即天子之義別有蒙古人云即位時有孔雀飛至振翅有聲似成吉思音故以定稱薩囊薛珍

云有鳥鳴聲以或言思爲蒙古石於石中得玉印即背有龜龍形一曰成吉思即舊吉思言海也

西城人志費兒之書則云言遇蒙古人知尊故者仍我時有闕闕出其人似有前知冬令極寒

時課體而行大呼於途謂聞天語將昇帖木真以天下其稱號爲成吉思別無解釋拉施特修史

則有釋義其言曰成爲力強堅強吉思爲多數當汗罕滅後闕闕出即稱此論追虎年即位以古

兒汗有爲札木哈稱號不逾時即敗故廣古兒汗不稱而從闕闕出之言稱成吉思汗世或說傳

年汗罕後即稱成吉思汗然蒙古國史實載於平乃蠻後虎年即位時也案志費兒拉施特皆元

時西域人仕於宗藩撰著史錄親見國史其言如是夫復何疑蒙古源流謂帝二十八歲已酉即

汗位因爲囑語秘史卷四即已稱帝號成吉思亦屬妄談元史親征

錄皆出於脫必察顏誠爲信史有元一代大典所關故備載其說

復起師征乃蠻餘孽

時不亦魯黑獵飛鳥於兀魯黑塔山下莎酌河上兵至殺之

錄有飛

得此塔解山名同河名合監二音
異多桑云山在巴勒喀什泊之北

古出魯克托克塔奔也兒的石河兔年秋

以合申不納貢不奉約束再征之攻下各城是役之先遣阿爾壇

布刺二人

即史錄按
彈不兀刺

使於乞兒吉思先至一部受其降繼至一部曰

野牒鄂倫酋曰幹羅思亦納兒

先一部部名酋名文已缺史錄與祕史
所記各異今可取證於此詳部族考

二部酋

盛禮欵接遣二使臣曰阿里克帖木兒曰阿特黑刺黑偕來獻獵

鳥色白

西土無海東者故不能舉其片二使名元史無惟錄有阿以甲利祕史二
使一阿惕乞刺黑一答兒伯下一人又似即帝所遣之迭兒拜兒下文

龍年自合

申班師歸舊居避暑

可見龍年避暑地
為譯者文飾之詞

冬復征托克塔古出魯克前鋒

遇衛刺特部其酋忽都哈川乞不能戰遂降用為鄉導至也兒的

石河殺托克塔於陣古出魯克從者無多西奔哈刺乞解古兒汗

收撫之為義子嫁以女

詳見
下文

蛇年春畏兀兒國主亦都護聞帝威名

殺哈刺乞解所遣監國大臣曰沙均

即錄之
沙監

將遣人納款帝聞其事

先遣阿勒撥魚土克

句

迭兒拜使其國

錄之人名可證秘史委吾二使一曰迭兒伯似即此之迭兒拜惟非帝使

都護厚款之令其臣博古思阿世阿忽赤

句

阿蘭帖木兒

即錄之別吉思阿郎

帖木兒上一人名錄未全別吉思似古字之誤

偕以來謁若謂聞往來人言皇帝雄威大度能撫

定百姓故乘哈刺乞解將遣使來附并以古兒汗情形上陳不意

帝使先至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意不自勝而今而後願率全部

為僕為子竭誠效力其使之言如此當托克塔中矢死時其子忽

都

句

赤刺溫

句

赤攸克

句

呼圖罕蔑兒根

元史無編引親征錄云脫脫于火都赤刺溫馬札兒禿薛干與元史已而

尤傳所載四子名同此書下二人名大異又忽都謂是弟則西域史之應說已見上注秘史卷九有忽都合勒之名似即呼圖罕而非忽都無從考異祇可存疑

不能得父

全屍惟取其首涉也兒的石河將奔畏兀兒遣哀不干為使先往

亦都護殺之與四人戰於真河逐其眾

哀不干即錄之別干真河即新河詳錄注

以蔑兒乞部

為帝仇遣阿兒思蘭兀喀

句

察魯忽兀喀

句

孛拉的斤

句

亦納兒

乞牙松赤來告戰事

錄四人名未全

既而二使偕帝使亦至

錄云先遣四人來告以西域史諸意合之似四

使行在後也帝曰亦都護果能輸誠效力於我復遣阿勒潑魚土克二

使往徵貢獻亦都護尋遣使進方物珍異馬年夏復遣使於畏兀

兒時帝在軍中此與錄語微異秋又征合申帝至兀刺孩城即史之元刺海城指揮軍

事既勝合申納女而同羊年至虎年凡八年虎年帝六十四歲羊

年春柯耳魯克部主阿兒思蘭汗來覲於克魯倫河即元史哈刺魯字音與元史西北地

附錄之柯耳魯叶台記史作合兒魯兀續通鑑作哈兒鹿亦都護亦至且曰帝若賜我得在僕役之列使

遠近皆知我依托陛下襟帶之間語世孫詳秘史止我願為第五子也帝知

其意在親附因曰我以女與汝汝為我第五子是年春下令伐金

先令脫忽察兒率二千人防後路原注云所謂後路蓋防客刺亦乃蠻等降眾乘大軍出而謀變也錄云出哨西邊秋出

師自此平定乞解主兒只一面與摩秦為鄰乞解稱摩秦人曰蠻

子稱主兒只曰女直稱哈喇乞解曰乞解韃子印度語稱乞解曰

秦又曰摩訶秦猶云大秦西域商人往彼或僅稱秦或稱摩秦實

應稱摩訶泰

案此皆拉施特增注之語可以考訂佛書支那之稱別有考

帝既入金界下各城寨遂取昌

桓撫等州

此下城名地名皆中國字音西域人譯音已誤兼之傳抄遺奪西人譯音更覺比附無從只可就史錄所見字音尚類舊著之餘概刪棄

太子水

赤察合台窩闊台取雲內東勝等州軍至西京一過而行是秋哲

別取東京先至城下不攻而退金人以爲真退懈不爲備哲別既

退五百里留其輜重選精騎晝夜疾馳突至城下取之帝因撫州

時金遣九斤

句

幹奴

即爲

明安率大軍駐溫根達坂

即野狐嶺秘史作溫根達坂

聖謂係原注離哈刺溫亦敦不遠原

金將巴古失

句

桑臣二人

錄但云軍師無名

謂九斤

曰聞彼破撫州方縱軍大掠馬牧於野若出不意輕兵掩襲必獲

大勝九斤曰不然彼軍形勢不易遽破宜明日馬步齊進次晨兵

進帝聞警軍中方餐棄飯而起以二軍拒於獯兒嘴九斤謂明安

曰汝曾至蒙兀地識成吉思汗汝往彼陣問以何故犯邊彼言不

遜汝即晉之明安如所戒而晉帝命縛之俟戰畢再問既而乞解

此處哈刺乞解此處主兒只此處諸軍大敗伏尸徧野復攻胡沙於會合

堡破之温根達坂之戰金之名將精兵多盡於是役蒙兀人至今

道之帝同至軍中問明安曰我與汝素無怨何以當眾辱我對曰

我欲歸順恐被人疑不令我行幸九斤使我為此言得乘此機以

至帝前否則何出得至帝善其言釋之此與親征錄皆在辛未年帝取宣德州夷其

城府未是攻德興府其地有園亭果木釀酒極多金守以精兵不

能下而退令拖雷汗即錄之四太子也可那顏也可大也義為大那顏拖雷有是稱見

登城毀其敵樓破之而歸歸後此城復叛屬金次年秋帝自往平

之此六年應是癸酉上支進至懷來金大帥高琪力守此城帝與戰大敗

之追至哈卜察勒戰為古隘即古北口也死亡不可勝計時金主嚴兵守隘帝選

翁吉刺特二將曰喀台曰布札即怯台博察二人駐軍哈卜察勒帝自將眾

疾馳繞出第二隘曰紫荆口金主聞之遣將與敦將兵守口勿使

出隘及平地比至而帝已度隘復遣哲別往破他處臨末之口隘

所謂臨末蓋居庸關也帝入紫荆口令哲別往居庸自進兵與喀台布札軍合則古北

自南口攻出錄文特晰明此失載南口攻出之義築寨汪古部一軍守其衝要也汪古導蒙古進兵而外險失昌桓撫等州皆不保矣至是而古北

三處關隘亦盡失中都危矣親征錄敘進詳明合西城史觀之既又令喀台率五千騎

守中都往來大路此較錄為明晰詳錄注自引兵攻涿州二十日破之錄有二將此僅一人

遂分軍為三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往太行山右攻下右邊一帶城

邑直至哈刺沐漣而還原譚卓魯山常即太行山城邑名訛誤者多惟哈薩兒此帝

幹陳諾延拉施特原注主兒赤歹原注成吉思汗幼子布札原注翁山之左取薊州

等處而還帝與拖雷汗原注亦稱由中路不攻東平大名惟平他處

城邑而還先又遣木訶里攻密州取之帝至中都木訶里亦來會

自起兵至中都共二年半年至猴年北漢惠雞年帝在

原注黑古傳中曰汗八里克今日大都

中都暮春時金主與九斤元帥等會議九斤恐是或曰彼軍已疲再

與一決戰何如王京丞相曰即先預此非計也我軍皆自都外招至

妻子皆在他處不知其心何如若敗則不能復聚勝亦各思就其

妻子而去祖宗社稷之事豈可為此孤注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

議和彼必退軍俟其退後再為之計金主然之遣攸斤明安求和

獻公主哈敦帝喜而退攸斤明安送帝過哈卜察勒至麻池而返

錄云福興送上至野麻池而還此云攸斤明安不知與是年已四閱月則五月至不金主

遷都南京云在哈刺沐達留其子及福興句蔡忠守中都金主行至涿

州契丹兵在後行及良鄉金主疑之令繳器械眾譁殺其帥鮮衣

即錄之自推志蒼句比涉兒句阿刺兒為帥而往北行可殺親福興丞

相聞變發兵守橋勿使北渡即漢叛眾聯合河之彼岸塔塔兒眾千

人前後夾攻大破守橋兵盡奪軍裝馬匹

原注塔塔兒人居於此地服屬金主素饒言律將塔塔兒乃人名此

異或誤會也

掠中都一帶牧羣驅逐守吏是事之先契丹人留哥乘亂據

東京等地自立為遼王志荅比涉兒等以中都有備不能過遣人

乞降於帝時遼王亦來降並入貢帝授留哥元帥與以廣甯府令

守

原譚分旺鎮撫二地細備之即廣甯府三平書而誤指字誤為兩也耶華一節以見地之無確

金主之南遷也以禿珠大石為

宣撫

錄云以招討也奴為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爾此無地名而人名又大異殆誤然所記之事則一事也

或於金主前言其有異

志禿珠大石疑懼遂來降更遣子鐵克為質給事於御營既而復

叛自立為東夏王

原作東京據錄改正

所以然者由帝攻取金地已多金主復

嚴刻故眾皆離心各據地自立

此數語必是拉施特增入歸潛志云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此語誠非無據

是年已

五閱月

史作七月錄五月皆不同

金太子棄中都而往南京帝命撒兒只兀特人撒

木哈偕明安率兵至中都與契丹將志荅等合遂圍中都金主聞

中都圍急糧匱遣承錫慶壽李英

承錫據金史原書首將曰忠帥三將為從曰承遠曰慶壽曰李芬此必說誤忠帥當即慶壽見

上恭惠康寶或

運糧械往援人負糧三斗慶壽亦自負以勵眾慶壽行

冰州他將由別道

錄謂李英自負此云忠帥自負又云忠帥行至冰州也果即錄之履風錄則忠帥明是慶壽矣下文云他將行至興北則為霸州之誤或奇文之誤

皆為帝軍所獲兩路無一違者中都糧盡人自相食福興丞相服

毒自盡秦忠逃往南京明安入中都遣使報捷帝時駐桓州

州此州曰火兒

命忽都忽諾延與翁古兒阿兒海哈撒兒往中都檢視

府庫守藏官哈答國和

原譯作二人曰哈喇曰應必是哈答國和之訛

奉獻金幣二將受之獨忽

都忽不受取府庫藏物及哈答以來

此處譯哈答未誤

帝問忽都忽曰哈答

曾否致餽於汝對曰有之特未敢受帝問何故曰城未破時一絲

一縷皆阿勒壇汗之物今城已下則皆我君之物安敢竊取故未

受帝獎其知事君之禮分所有資之而責翁古兒阿兒海哈撒兒

哈答擊其孫尼克賽見帝而返

錄有不珍也哈答因其見其受山而通二語何氏無可位置遂誤以不珍也哈答為西域城名而刪

因其八字今可考正尼克賽即梁山之轉音也原文此下云往宏州西坑寨城而往此語不可解

案錄有通州元帥七斤率眾來降一語下即守信安之事因悟宏州即通州西坑寨即七斤帥特

此誤不能改正由此亦

金將張忽

句

張忽斤

句

眾格阿失林據守信安倚

得親征錄原文次第

山爲險久不能下

此可考正錄中三人名

大年

年誤

帝在魚兒灤

原譚戈兒

命撒木哈

把阿禿兒率大軍由唐古特抵京兆

原譚誤

自潼關破汝州等處直

至南京界上之花營大掠

錄作杏花營原又自掠

又自陝州渡黃河趨西

京金二將守西京曰寅蒼爾曰罕撒兒撒烈

即那塔忽烈二

出城迎降

撒木哈受降而回帝又命蒙格力克之子脫倫扯兒必攻真定府

原譚察罕巴剌哈係又云乞解

降之欲攻東平府河水爲阻不能克掠其地

而還金人復取諸城鼠年

歲

帝聞降將張致叛令木訶里率左翼

軍往擒之平其地半年帝旋師

應是子

以聞蔑兒乞人逃至乃蠻西

界外

原譚托克塔一弟

集眾圖再舉其地山高路險乃命速不台把阿禿

兒率軍以鐵釘密布於車輪庶行山路不易壞

此可證秘史

復令脫忽

察兒以二千騎與合行至真河

此是吹河

大敗蔑兒乞盡殺其人生

獲呼圖罕蔑兒根檻致於朮赤朮赤聞呼圖罕善射試之果然

詳前

遣人告帝乞貸其死帝不欲邀後患仍令殺之托克塔後人無一
得免者是歲禿馬特部酋歹都禿勒沙哈兒叛禿馬特先已降附
聞帝南征遂復叛此部兵眾素強帝遣巴鄰人納牙諾延及朵兒
伯諾延往討納牙以病不行帝躊躇久之乃改命孛兒忽勒孛兒
忽勒問使者曰此眾人所舉乎抑上意乎使者曰上意也孛兒忽
勒曰既如是我必往以我之軀易人之血妻子惟主上憐之既平
禿馬特孛兒忽勒亦陣沒帝知其言又聞其死甚痛悼之以是厚
撫其子告其家人勿過悲哀我必優卹原譯以時及與
附等語為贊虎年封木訶里
為國王伐金當木訶里在金境時金人稱之為國王帝曰此佳兆
也至是遂定封號率汪古特萬人下云又千人而無部名
案錄則係火朱勒部也兀魯特四千人
亦乞剌思人二千孛徒古兒干統之忙兀特人一千木勒格哈兒
札統之即木哥漢札原注
忽亦兒等兒之子翁吉刺特人三千阿勒赤諾延統之札刺亦兒

人二千木訶里之弟帶孫統之又契丹女真之兵烏葉兒元帥禿

花元帥統之

原注此二部人皆新附以二將能得此眾故令其統率

皆屬木訶里節制

原注是時帝悉以金事付木訶里而自謀西方

之事錄在實年與此同元史紀傳則在丁丑觀下西

域之事似非丑年起歸當以親征錄之實年爲合是年哲別逐古出魯克至巴達

克山撒里黑庫爾之地殺之

徐松西城水道記契丹老西八百里色勒庫勒即撒里黑庫爾

乃蠻餘孽悉靖

古出魯克於龍年自別失八里至庫爾車

此殆非今之庫車當是伊犁屬城華文曰圖耐札歸於古

兒汗至死其十一年突而吉斯單與麻費闌那喝拉

天山以北西至伊犁河皆曰突耳吉言草

詳途魯吉釋地麻費闌那喝拉義謂兩河之間錫爾河阿母河中之地皆是

先皆古兒汗屬地謨罕默德貨勒自彌

沙

即帝親征

奉父遺命亦歲貢三萬的那於古兒汗

約那金

既而吞併

近境國益强大遂不納貢又攻取布哈爾令各城勿從古兒汗乃

有撒馬爾干酋諤斯滿亦來合復逆好於古出魯克使者往遇諸

塗先是古出魯克知古兒汗無能爲東方屬部皆叛從蒙兀西域

亦叛又聞其父敗殘舊部尙在藏匿思得其眾以奪國土言於古

亦叛又聞其父敗殘舊部尙在藏匿思得其眾以奪國土言於古

兒汗曰我離舊地已久今蒙兀爾往征乞解乘今之時我往葉密

里

句

哈押立克

句

別失八里

上三處別有考別失八里詳地

招集潰卒眾必來從可藉

其力以衛本國古兒汗信之既東行乃發舊眾果來附遂肆劫掠

復遇貨勒自彌沙之使欲其謀古兒汗即約東西夾攻西勝則西

軍拓地至阿力麻里和闐喀什噶爾東勝則東軍拓地至費那克

特河

河名無考當在錫爾河西

議既定古出魯克即進攻八刺沙衮

西域史云西也城之名遼史則云虎思幹城

古兒汗與戰敗之古出魯克退而集眾而貨勒自彌與撒馬爾干

之兵已至塔刺思擒古兒汗之將曰塔尼古古出魯克乘機再進

獲古兒汗陽為尊崇實則篡國自立越二載古兒汗以憂志卒

此與

遼史乘直魯古出魯克執之略異而尊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則語意相類

古出魯克既得位復娶一妃勸以從佛

教

地名原

由是諭令民間奉佛不得奉謨罕默德

天方教

暴斂橫徵每

一鄉長家以一卒監蒞之自至和闐諭民改教出示招集謨罕默

德教人辯論教理眾皆至其為首者曰阿拉哀丁與古出魯克往

復申辯詞不屈古出魯克慚沮惱怒冒而縛之釘其手足於門眾

情咸忿而無如何惟望帝軍之至帝亦聞之故遣哲別往征哲別

示諭民間各守舊教從其先世所奉勿庸更易於是各鄉長皆殺

監涖之卒為應古出魯克在喀什噶爾軍未至先遁

天山以北西遼故部之地若何攻取則各

舊皆未言及但言天山以南

沿路居民皆不容納將入巴達克山而哲別追及於撒

里黑庫爾山徑窄隘處殺之

云是報應蓋天方教人語也案此節必是拉施特增入非國史所載哀奴蠻譯述則云古出魯克至西遼時謁

古兒汗慮有變令從者偽為已入謁自為從官立門外適古兒汗長妃之女格兒八速自外至心

異其入入而詢得其故乃延入格兒八速以女異忽嫁之三日即成婚是時年十五勸其夫勿

信天主教從佛教並以古兒汗年老好諛告其夫以繼承之道餘云云同古出魯克既於葉密爾

三處收集舊眾即至鄂斯懇等西遼之庫藏攻八拉沙衣為西遼所敗其時西域軍已至塔刺思

擒塔尼古八拉沙衣之民間警城守不令耶思懇潰卒入城潰卒之帥讓罕默德太石率眾圍攻

十日以象毀門而入大掠三日繼而部下復叛其帥古出魯克聞亂亟進獲古兒汗時天方歷六

百八年西歷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直魯古達讓位古出魯克尊為父仍稱為帝而自執國事直魯

十四年比多一年其三百一十一千二百一十一年為太祖六年辛未錄唐事大昕謂史拾遺謂西遼之亡當在辛未諸家編年皆係以辛酉係誤得此可為確證拉施特謂古兒汗以女嫁古出魯克他書有謂孫女者此乃是外孫女恐哀武備誤譯或是長妃格兒八速而誤謂長妃之女也 兔年至帝崩之豕年凡九年兔年

集諸子各將帥會議伐西域定軍中章程案帝伐西域實是己卯出師西游耶律楚材傳亦謂己卯夏六月帝親征回國帝駐也兒的石河應是己卯夏而西域史辰年方至也兒的石河與親征錄同由此而見脫必赤顏之教西伐誤始龍年元史既本之而又考知他書始於己卯據以證入於是改取薄壽縣志思龍年帝在也兒的石河駐夏以復

殺商之仇遣使往告謨罕默德貨勒自彌沙秋進兵柯耳魯主阿兒思蘭畏兀兒主巴而朮阿兒忒的斤阿力麻里主雪格那克的斤皆從征秋至訛脫刺兒城令察合台窩闊台圍攻令朮赤往鄭

忒因吉懇特即穆的善吉干詳西域傳令別將攻忽璫白訥克特詳下忽璫詳釋也自與拖雷

攻布哈爾撒馬爾干守訛脫刺兒將曰哈伊兒汗多桑作伊那兒只克此與本紀哈只兒只蘭喬被圍至五

月城音頌民慌亂哈拉札汗率二萬眾助守哀武蠻作哈拉赤哈只脫亦與本紀哈只兒只蘭喬近被圍至五

月城民慌亂哈拉札汗率二萬眾助守哀武蠻作哈拉赤哈只脫亦與本紀哈只兒只蘭喬近被圍至五

欲遁爲我軍所獲察合台窩闊台以其不忠也誅之遂下其城哈

伊兒汗率親兵三萬守城內寨堡屢出戰相持一月死亡已盡僅

餘二卒猶自登屋揭瓦擲人既被獲殺之於庫克薩萊下朮赤先

至撒格納克爲鄒族屬城在楊爾河東道忽遜哈赤諭降多桑作哈三哈赤哈三爲忽遜之變音被殺下令晝

夜更番迭攻屠其城以忽遜哈赤之子守之復下奧斯懇句八兒

真見本紀原譯八兒哈力懇誤攻遏失那斯城中兵眾且由盜賊入伍皆能戰然大

半陣沒警至鄭忒守將庫特魯克汗夜遁過錫爾河經沙漠以往

貨勒自彌朮赤令成帖木兒西域傳中有人諭降鄭忒是時城中無主眾

民皆拔刃相向成帖木兒以撒格納克殺使致禍之事爲告且許

不令兵入城乃得免歸告朮赤卽督兵至城下樹雲梯以登驅民

出城以未抗拒得不殺惟數人曾冒帝究獲殺之以阿里火者守

其地原注布哈爾人分兵下囚吉懇城即本紀養吉干遣烏羅斯伊的率其眾歸哈刺

庫倫

烏羅斯伊的不知何人聚畏兀主亦都護西蕃譯爲伊的謹恐卽是巴而北其烏羅斯三字則訛誤也多桑謂是遺畏兀兵歸西人稱和林曰哈刺庫倫

別募土人

萬名台納爾統之行至中途叛亂台納爾已前行聞信馳返殺戮

大半餘者逃渡阿母河阿刺黑諾延

句速客圖

托海將五千人

阿刺黑見祕史元史伯顏傳祖阿刺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宋本丞相伯顏祖考封諡制故千夫長阿刺沈毅而勇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禪奮蛇牙而深入恩征蜀道襄馬革而長終忽禪卽忽

璫見下征蜀陣沒當是太宗時拖雷入蜀之役祕史九十五功臣有速亦客禿三

作雪亦客禿謂是見豁壇的人當卽此速客圖九十五功臣又有塔孩似卽此托海攻白訥克

特亦曰畢

守將伊勒格圖蔑里克率康里兵大戰三日至第四日城

民請降分兵民工匠於三處而盡殺其兵驅民間壯丁以往忽璫

賽澤卽錫爾河之古稱

矢石不

守將帖木兒蔑里克分精兵千人守賽渾河中州

能及阿刺黑三將於忽璫訛脫刺兒四鄉掠民五萬運石於山填

河築堤以達於洲帖木兒造舟十二艘形如穹屋裏以濕璫塗泥

潑醋以禦火箭每晨分兩隊迎敵然河堤漸成砲石紛集勢不支

帖木兒以七十舟載輜重軍士遁去

以下所譯有費解處多桑紀述甚明詳見西域傳帝於龍年

秋末至訛脫刺兒既分遣各軍

下云統年二月各佔許多地方

復自與拖雷汗也可諾

延馳襲賽兒奴克城

城無考貝勒津云賽兒奴克突厥語亦蒙古語猶言吉利

晨壓城下居民咸入城拒

守遣丹尼世們招降城人將困辱之丹尼世們謂我為成吉思汗

親近之人我亦木速兒蠻人

即天方教詳見元代教名考西游記注

特來救一城生命若抗

拒則滿城流血矣降則身家皆得保全城遂降餽糧惟頭目不至

帝怒始至下令勿殺掠簽壯丁為兵名其城曰庫特魯特八力克

八力克即八里見西北地圖錄

募熟悉路徑之突克蠻人為導

突克蠻猶言突厥同類突克即突厥變音

從沙漠僻

路行前鋒將塔亦兒把阿禿兒

祕史九十五功臣中有答亦兒當是

至奴爾城亦招下之

餽軍糧令速不台收撫其城擇六十人送城酋伊里火者至搭布

瑟之地帝至城問每歲納稅若干眾謂一千五百的那

金錢名今中國金貨一的那合

帝令如數完納月初至布哈爾圍城

當是次年春月初

城守兵二萬守將

曰庫克汗部將曰哈米特

句

巴兒塔牙達庫

句

匈赤汗

句

克什克

里汗夜半率眾突圍遁至賽渾河濱

當是阿母河應云
質深作賽渾誤

帝兵追及盡潰散

城中伊瑪姆

教士之稱
姆字讀如吳下俗音

暨文士等出降帝入城見教堂疑是王宮

駐馬問民以教堂對帝下馬入堂諭馬飢速飼馬因取經箱爲馬

槽令教士守馬又以酒囊置堂中

天方教戒酒故
特記受辱之事

傳集謳者歌舞蒙兀

兵亦歌呼爲樂帝逾時復出城登教士講臺傳集民庶告以蘇爾

灘背理獲罪之事爾等須知爾皆得罪於天爾主爲尤重天生我

爲執鞭之牧人用以箠撻羣類非汝等得罪上帝天何生我令譯

者述其語俾眾周知又令蒙兀人彈壓大軍勿使擾害籍富民令

出窖藏財物以二百八十人搜括之餘民則出丁賦以贍軍其時

內堡猶未下

西域往往兩城
其內城皆堡寨

遂焚城內民居驅民填濠悉成平地矢砲

環攻堡破守者悉死凡三萬人婦稚得免夷其堡驅民於野取丁

壯從軍或徙於撒馬爾干或徙於搭布瑟春末遂征撒馬爾干西

城主謨罕默德貨勒自彌沙先以突而屈人六萬塔赤克人五萬

塔赤克見西域傳

大象二十守撒馬爾干浚濠蓄水帝在訛脫刺兒即聞撒

馬爾干垣堞高峻守兵充足非一載不能破故先分兵取各處而

自取布哈爾然後進師軍鋒所至無抗命者惟色里普勒句搭布

瑟兩城寨不降留兵攻下之帝至撒馬爾干尤赤等師亦至御營

駐庫克薩萊諸軍分駐城四面帝周巡城外相視形勢者兩日聞

蘇爾灘已往駐夏之地即令哲別速不台率二萬騎往追又令阿

刺黑諾延

句

畢速爾向幹克石

塔力

堪二處進兵第三日晨城

固遂合守將阿勒巴爾汗

句

何赤汗

句

巴朗汗等出戰兩軍傷亡

甚眾夜始罷戰第四日攻城城民恟懼第五日又攻乃有喀特

句

社喝烏里斯拉姆

蘇暨

伊瑪姆等出城納款越日開那馬斯喀喝

門大軍入城即墮其城分城民男女百人爲一隊遣兵押赴城外

曠地喀特與社喝烏里斯拉姆率五百人入守內城帝下令民間

有藏匿兵丁者殺無赦其後搜獲伏誅甚眾城中象象盡放之於

曠野多餓死此可證西游記是夜大軍仍出城內城人懼不得免阿兒潑汗

疑即上文阿勒巴爾汗之誤夜率千人潛出突營而遁次晨大軍攻內城墮其牆堞

塞城河之源至夜城破有千人人禮拜堂拒守射以火箭焚以火

油悉成灰燼驅守兵出城分兵民於二處令康里兵三萬薙髮結

辮如蒙古人夜乃盡殺之其將曰巴力世瑪思汗句托海汗句薩

兒賽特汗句烏拉克汗更有二十餘裨將皆死原文云此二十餘人皆詳成吉思汗致禍者矣丁郭

耳特伯中今西人所譯皆無此信當是失譯後得真丁見西地傳多桑作屋肯納丁阿州倍鄂耳取工匠三萬分置各營民丁三

萬入攻城隊餘民許復舊居輸二十萬的那以贖命令降官巴克

昂勒蔑里克句哀密兒阿米特主收賦事兼轄降民其後復屢調

發故城民益寥落西游記謂僅四之一是年夏秋帝駐撒馬爾干境內云是蛇年夏取撒馬爾干

軍中屢獲貨勒自彌沙麾下人皆言其主驚惶無措惟謀逃遁其

子只刺兒哀丁請於父欲集各路之兵決一血戰而父不允帝先

遣哲別速不台各率萬人往追復遣脫忽察兒把阿禿兒見親征錄元秘史

率萬人繼進戒三將以窮追勿捨如彼勢眾敢抗而汝等力薄即

不前進飛報我大軍屢聞人言彼畏怯殊甚諒必不敢抗也如彼

勢蹙而遁雖入山穴亦必窮其所往所過之地降者安撫之為置

官吏有阻遏我軍者必摧破之以三載為期山戴世特奇卜察克

即欽察詳欽察釋地同至蒙兀里斯單與我相見猶言蒙古地方當時西域人稱天山一帶皆云蒙兀里斯單然後全

軍東返汝等之後我復令拖雷剿撫呼拉商句蔑而甫即馬魯詳麻里元釋地海

拉特句你沙不兒句賽兒黑思等處賽兒黑思即元史之替刺思亦稱撒刺克思我又令朮赤

察合台窩闊台攻取貨勒自彌都城賴天之祐必盡畢此事乃可

凱旋帝既遣三將行復令三子整軍往貨勒自彌自與拖雷汗誓

息於撒馬爾干哲別等三將從蘇爾灘之後至京緯布渡阿母河

多桑書作京緯克先時蘇爾灘駐武耳述斯河濱即武耳述詳釋地聞布哈爾陷繼聞

撒馬爾干亦陷即渡河遁母族人烏拉匹延等從行欲害之有洩

其謀者蘇爾灘夜易寢處虛其帳次晨視帳旒皆箭孔遂奔你沙

不兒勸官民嚴守哲別速不台先至巴而黑即巴里黑詳釋地城人餽軍裝

糧糗迎降為置守吏募導者以行太石把阿兒為前鋒抵咱窪

城多桑作薩伯欲如前收降城人閉門不應軍去城人以為怯鳴鼓辱晉

軍回攻三日樹梯入城遇人即戮焚毀之而行將至你沙不兒蘇

爾灘先欲赴伊斯法楞圍獵多桑謂偽言出獵而述聞警即逃可斯費音即哥三遣其

母妻往喀兒魯克之地守將曰塔赤哀丁荅勒罕多桑作馬三德蘭漢內伊拉耳堡自與

羣下謀避兵眾議上希蘭山既至以為未可希蘭山詳釋地謂羅耳之茂里

克海沙富多智謀延至議計羅耳部名見釋地羅耳所謂羅耳法而斯兩界

上有高山曰帖克帖庫壤地寬大人迹罕到可以避兵羅耳句法

而斯舒勒部名近羅耳今沙班喀雷詳未四處之兵可集十萬力足禦

敵蘇爾灘不之信仍駐是地募兵哲別至你沙不兒遣告呼拉商

部內各守將曰蔑執兒哀里蔑里克嘆非曰法喝兒哀里蔑里克

拉希曰斐里特哀令曰吉牙哀里蔑里克佐贊傳帝之諭招降並

獻軍裝糧糗你沙不兒以三人來迎降餽哲別勸以見機保身

家蒙兀兵如水火之不可狎玩勿恃有城有眾復予以帝之示諭

用畏兀兒文若謂諭哀密兒及眾民知悉哀密兒四城有名自東至西上天

皆以付我原文謂與你殆誤降者并其家屬保護之不降則罪及親族咸殺

不宥既予以示而行哲別自此順者溫之路向徒思福史蒙文左曰溫當即此者溫徒思在

你沙不兒東北須同軍左旋故云順者溫之路速不台順大路向札姆札姆未詳中途降者皆不犯不降

則力攻徒思之東各寨堡皆降而徒思拒命殺傷甚眾由徒思往

拉得康地屬德恩東有城曰安秋枯音近拉得康或即是地惟軍又東行疑次序未順其地花木甚多速不台喜其地

未擾應是哲別而云速不台亦可疑留官主守自往喀部珊城人慢不加禮重誅之凡

呼拉商境內堅城多過而不攻沿途皆不久駐惟取衣服糧食牛

羊馬匹而行晝夜不休速不台向伊斯法楞哲別向馬三德蘭至

全軍又西矣誅夷最甚者阿模爾地阿士特拉拔特見地圖此皆哲別之軍速不台至搭

沒罕城當是地圖中之塔密干民避入山土匪踞城以守盡殺之又往西模

攻敗其民即西模模見釋地至耳來夷城亦如之亦作合而拉耳蘇爾灘正與阿塔畢

奴思拉特哀丁句海沙勒沙富議計而耳來夷警至海沙勒沙富

懼即回羅耳他酋亦遁蘇爾灘往喀隆堡蒙兀軍知而亟追中途

相遇射傷其馬蘇爾灘居堡中一日即潛往八格達即達追兵始謂

其在堡也攻之既知其已行復逐於後蘇爾灘改道入雖而哲寒

堡又奔基蘭詳西域傳注其地之哀密兒迎以入駐七日又往伊西搭耳

地

未詳

從者盡失又往阿模爾所屬之低押乃

地名

馬三德蘭之良密

兒亦殷勤款接然蒙兀兵跟蹤而至不能休息詢於馬三德蘭教

士勸以入嘎斯比海內小島

原注又曰阿必斯裏蓋即真海今西人稱裏海口嘎斯比安蓋本於西域之稱

蘇爾灘從

之居未幾又易他島以掩蹤跡哲別之軍不能覓獲遂回軍盡得

其輜重珍寶送致撒馬爾干蘇爾灘以土地財賄盡失又聞妻女

皆被虜幼子已飲刃

多桑書所紀為詳即獲西域王母之事見西域傳

恚悻成病目亦昏終日啼

哭旋死埋於島內越數載只拉兒哀丁起其屍送置阿勒的斤堡

多桑作哀阿特罕堡詳西域下傳

當蘇爾灘在日先欲立其子鄂斯拉克沙為嗣居海

島時改立只拉兒哀丁

事詳多桑書

及其死後只拉兒哀丁聞呼拉商義

闌境內

波斯之地稱義闌古時名稱亦曰伊爾蘭

已無蒙兀兵

原文因成吉思汗不令其久駐之故

乃由芒格世拉克

登陸覓馬往貨勒自彌其弟鄂斯拉克沙亦從往其時朮赤等軍

猶未至貨勒自彌其守將曰徒智貝克里灣曰哈勒烏思拉克曰

火者的斤曰阿忽勒沙希巴曰帖木兒蔑里克

此名見前文

守兵九萬只

拉兒哀丁既至兄弟不和各樹黨羽眾畏只拉兒哀丁之勇不願

奉以爲主思害之只拉兒哀丁聞其事卽出奔由納薩之路往沙

特巴黑

原注卽怛沙不見納薩見西使記作納商

行及阿思特畢失賽克之地過蒙兀兵戰半

時許先自軍中逸去當只拉兒哀丁出奔兀赤等軍亦將至鄂斯

拉克沙阿克沙亦奔經前戰地亦遇蒙兀兵併其將與從者皆被

殺只拉兒哀丁至沙特巴黑收集士馬居三日將往嘎自尼

詳釋地

而蒙兀兵至只拉兒哀丁留其將蔑里克伊勒的力克在城外禦敵

而自往嘎自尼追行遠伊勒的力克亦由他道行

蓋分道以誤追兵

蒙兀兵

追之不及只拉兒哀丁七日至嘎自尼其地兵民多奉之兀赤察

合台窩闊台奉帝命伐貨勒自彌卽今之庫爾坑赤蒙兀人稱爲

烏爾坑赤

當作庫爾坑赤別有考

於是年秋率右翼以行

案上文是乾年說史亦謂領右軍

前鋒將莽

克來蒙兀人稱之曰莽來

案此人名見此

只拉兒哀丁昆弟之出奔也將

領多從以行乃有忽馬爾

多與本馬爾

木忽兒

布喀又有統兵將阿里

原文度兒斤人不知即太祖與仇之度兒乞否

併紳民共守以無首領公舉忽馬爾為帥由其為

王母族也

則是康里人也

一日有游騎至城下掠牛馬城人欺其寡出城逐

之追至一花園伏兵在內突出圍攻追兵死者幾及十萬

未幾敗卒太多

入城蒙兀兵亦從而入海蘭門

門名

因日已沈西仍退次日攻城城

將斐里敦古里率五百人於城下拒之朮赤昆弟既至周視城形

勢招降不下近城無石伐大木填濠令三千人往截河道

城跨河故詳西域傳

為城兵圍攻盡死自是守者膽壯朮赤察合台素不協師不和亦

無律城兵以是屢敗蒙兵

原注其地有衙門皆蒙兵散所存猶存

七閱月之久城不下時

帝已在塔里堪三子遣人以軍事來告帝廉得其實怒而命窩闊

台總諸軍窩闊台乃至兩兄處極力和解軍復振力攻下之城內

節節爲守巷戰七晝夜驅民至野約十萬人以婦稚工匠從軍壯

丁則用以臨前敵凡蒙兀兵一人分得二十四人計民之充兵者

數逾五萬若是則蒙兵不過二千餘衆其地太城中焚毀殆盡城有教士曰捏

真哀丁克兒費聞望素著帝先聞之使人告以速出城免罹禍且

許以百人從行捏直哀丁謂親族甚眾皆在城當與眾共生死迨

城破亦死帝於蛇年秋自撒馬爾干起行偕拖雷汗往那黑沙不

地一路游牧過帖木兒嘎哈兒哈帖木兒與高昌先遣拖雷汗往定呼

拉商自至忒耳迷斯城濱河攻十日破之驅民出城分於各軍一

老婦藏大珠索之不肯獻而吞於口剖其腹出珠自是死者復多

被剖至連格兒特句薩蠻兩地亦殺掠分軍收巴達克山半藉兵力

半藉招撫皆平定無梗命者賈渾河北悉平遂渡質渾河阿得河時

已冬末馬年春原作蛇年至巴而黑以勒津注此下紳民餽禮物查閱戶

治是譯誤
原書有異文

口令民出城分於各軍既而盡殺之平毀民居自此至塔力堪攻

其寨取之又圍諾司雷脫柯寨極堅固守者皆敢死士七月未下

多桑云先已通將未則七月之久始於蛇年各非始於隔年春也拖雷汗先自帖木兒嘎哈兒哈進征自統中

軍他將率左右翼順蔑兒委察克之路應是蔑而甫察克即元史之馬魯察克可經巴哈句黑

速兒皆取之此兩處未詳疑是寨堡非城名取蔑而甫至你沙不兒又取寨刺黑思前見

阿陞攸兒特當即巴瓦兒的詳釋地捏速即前之徒思見前札只闌史有出黑扯連城即札只闌朱温句

八百克句哈甫句賽罕句魯達巴特似皆城寨名皆無考亦取你沙不兒皆在

是年春帝自塔力堪召拖雷汗於大暑之前回營親征錄說史皆有此語拖雷汗

遂由苦喝以斯單過枯姆折闌河取海拉特城即也里詳親征錄注乃歸見帝

合兵攻塔力堪堅寨始下之察合台窩闊台亦自貨勒自彌來謁

朮赤則自貨勒自彌擊行李以行蓋移軍別處錄所謂還營所也以上之語恐可考維親征錄帝復進攻

八米俺察合台子莫岡根傷於矢而卒他書譯作莫岡根帝最愛此孫下令

力攻始下遇生物悉殺名其地曰卯庫兒干

蒙古語卯不好也秘史蒙文察曰哈兒合合字音近喀此作庫

兒干始由是致說義始明焉

至今斯地無人煙帝不令察合台知莫圖根之死一日

諸子侍食帝佯發怒察合台惶恐跪地謂如不從父命則死帝問

斯言誠否力矢非僞帝乃告以莫圖根陣沒我令軍中勿悲哀汝

當遵我命察合台聞言昏暈忍淚侍食如故既而出至野外痛哭

始返是夏帝駐塔力堪其時只拉兒哀丁在曠自尼蔑而甫酋

汗蔑里克以兵四萬來從又有突克蠻人賽甫其丁阿格拉黑亦

以四萬人從

多桑云是喀刺赤人

古耳之地哀密兒皆從之

古耳先為一國詳西域傳

當哲別速

不台之追蘇爾灘也脫忽察兒繼進汗蔑里克自以國勢敗壞蔑

而甫之地不可人居乃率兵往古耳之古兒只境內

古耳只無考似即下文古耳只斯爾

遣人納降於帝帝即令哲速等將如經汗蔑里克之地不得肆擾

二將如命不犯而去脫忽察兒後至縱軍劫掠徵求一如曩日情

狀其地山居之人與戰脫忽察兒陣沒汗蔑里克遣人告帝曰我
勸我主謨罕默德貸勒自彌沙降附而我主不從乃其自取滅亡
我則壹意歸順哲別諾延過我境未擾而去速不台亦如之乃脫
忽察兒獨不如是山居之人告以降服而彼不聽依然劫奪將八
刺克勤之人及山居之人驅逐以致交戰阻命若此大事豈可
以此等人將兵也仍以衣服餽帝為謝然汗蔑里克究恐懼不自
安又聞只拉兒哀丁奔至嘆自尼眾集勢盛復遣人往附以上之事皆可證明
親征錄秘史汗蔑里克並非國主或其封爵或即其名元史作蔑里可汗既嫌例置亦混君情祕
史蒙文是矣然以汗為一句蔑里克為一句仍誤以為國主也脫忽察兒之死諸書所無貝勒津
譯拉施特之書復引西域人遺哈溫忒之說云脫忽察兒或謂死於海拉特或謂死於你沙不見
今觀此書則以海拉特為近似多桑之書則謂在你沙不見多桑記西域事宗志費尼之書居多
敘述此事始末極詳故西域時帝已嚴守古耳只斯單猶言古耳札布勒句喀
詳釋地不爾之地即可下里皆要隘令失吉忽禿忽率兵南征部將曰謨喀
哲曰謨兒哈爾曰烏克兒古兒札曰古都斯古兒札下二名見部族考共兵

三萬取以上所言之地而防只拉兒哀丁汗蔑里克所駐地距失

吉忽禿忽軍不遠蒙兀軍中但知其已降不知其又歸附只拉兒

哀丁陰告以君駐配爾彎即元史之八魯灣不必移軍我當來合迨汗蔑里

克潛引已眾并康里人而去失吉忽禿忽始知其有異心亟追之

夜半追及失吉忽禿忽以昏夜不敢浪戰令待次曉汗蔑里克即

乘夜疾引去天曉時已與只拉兒哀丁軍合康里人亦至勢益盛

先數日謨喀哲謨兒哈爾暨他將困斡里淹城已將下只拉兒哀

丁忽自配爾彎馳至突攻傷千餘人二將以眾寡不敵退而渡河

駐營以守繼復退與失吉忽禿忽相合仍前進敵亦前進相遇只

拉兒哀丁自率中軍令汗蔑里克率右翼賽甫哀丁阿格拉黑率

左翼戰一日無勝負失吉忽禿忽令軍中縛羶象人置士卒身後

連夜製成以助勢疑敵次日又戰敵軍果疑援至只拉兒哀丁呼

曰我眾甚盛不必畏也可分兩翼以繞之於是眾奮圍亦漸合失

吉忽禿忽令軍士視旗所向衝突敵陣然已四面受敵力不能支

遂奔敵騎多良馳而追殺死者無算帝聞敗信憂而不形於色謂

失吉忽禿忽素能戰狃於常勝未經挫折今有此敗當益精細增

閱歷矣只拉兒哀丁既得勝分所虜獲汗蔑里克與賽甫哀丁阿

格拉黑爭一駿騎汗蔑里克以策撾其面只拉兒哀丁以其爲王

母族人也不之禁賽甫哀丁阿格拉黑怒夜率所部往起兒漫

沙克闌句庫特之山而去起兒漫詳西域傳餘地無考只拉兒哀丁軍勢頓弱又聞

帝軍至益恐即退至嘎自尼謀渡信地河河名詳遼環志略即印度河下皆作印度親征錄作辛河祕史作申

河皆僅著失吉忽禿忽敗歸見帝訴烏克兒古兒札古都斯古兒札

上二言不識戰陣機宜平日言兵事極似有才追臨陣乃毫無布置以致

敗衄帝即自將起師意全軍皆離塔力堪行速不及炊飯至前戰

處詢忽禿忽烏克兒二將列陣何處敵陣列何處責其不善擇地

二將同受訓斥至嘎自尼知只拉兒哀丁前十五日已行令八罷

牙里委赤轄城事引軍亟追時只拉兒哀丁已備船將於明日西

渡帝夜疾行次曉追及圍之欲生獲只拉兒哀丁令軍中不發矢

復令烏克兒古兒札古都斯古兒札阻遏敵兵不令近河岸蓋防其

去既而敵兵漸退至河二將猛攻其右翼汗蔑里克不能支欲遁

費薩倭兒地名多桑作不式倭兒而帝軍已截守道路殺汗蔑里克右翼全敗只

拉兒哀丁率中軍自晨戰至日中左右翼皆覆沒中軍僅七百人

左右衝突諸軍以奉令不發矢爲其突圍而出棄盾執旗繼縱馬

人印度河泳水而逸帝見之以口咬指謂子曰凡爲子者皆應如

此語時疑是凡爲將者皆應如此拉施特此處有詩述帝語愈如謂此等好漢我素未聞未見將來恐爲後患諸軍亦欲追入水帝阻止

之獲只拉兒哀丁之妻其子被殺其輜重先已投印度河令善泗

者撈取遣八刺諾延

原文札刺亦兒人

率眾追入印度復遣朵兒伯同往

原文

族已缺此可證明秘史案秘史卷十蒙文謂朵兒伯之姓為朵兒別台則當是朵兒邊人

既入印度而不得蹤跡取璧過城

多桑作璧耶為德藥名

又往木而灘其地無石伐木為筏以運石攻具既備而暑

氣甚熾

常是辛年夏

遂捨去躁拉火耳

句璧薩烏爾

句蔑里克甫爾諸城

皆在西印度大至中印度

大掠而回印度河東帝既遣八刺於辛年春歸至印度河

上游令窩闊台往定印度河下游諸地遂大掠噉自尼虜其人以

行城亦毀又遣人稟命於父欲往攻昔義斯單帝曰天已暑宜即

回當遣別將往攻窩闊台遂由該勒姆西兒之路而回是夏帝避

暑於配爾彎以待八刺諾延悉掠配爾彎近處八刺朵兒伯至帝

遂往古腦溫庫爾干

秘史蒙文帝滿申河以至格溫幹羅罕親征錄上遊器八魯特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至遂行至可溫察錄為

察名而秘史稱為河名案蒙文將日豁兒合小河日豁羅罕有時亦作豁羅合二音易混或是察名或察在河濱以河為名多桑作古南庫兒干刪去溫字音似進窩闊台亦

至在配克部爾過冬其地之首曰薩拉爾阿黑默特自縛來降並

餽軍糧以地熱士卒多病令民每戶舂黍米百斤供士卒三人之

食

下云其時哲述二將收定阿而俺阿特其似占戰拉克失兒等處分設官吏

及至士卒病愈帝欲由印度斯單至

唐古特之路而同行未數程聞唐古特又叛一路山荒林密道途

險巇水土惡劣行旅易病乃同至費薩倭兒仍循來時之路而返

案此即元史帝至東印度國一語所由來也當是脫必赤顏原有斯語特欲往求果

譯者不察遂謂已至東印度然西遊記並無是事豈帝遣別隊探路長春求之知耶猴年順八

米俺山路行南征時留輜重於八格蘭至是取以行渡質渾河冬

至撒馬爾干令蘇爾灘母妻在輜重前先行俾其辭別故土而哭

諸軍在後不使聞其哭也帝至費那克河

河名未詳上文不作費那克河

除朮赤外諸

子皆至會議既畢徐行回軍

下云成吉思汗之事紀述至此應敘哲述二將之事及

已見前文此下又並未言及不知何以突來斯語只拉兒哀丁自你沙不兒遁噶自尼時哲別速

不台遣人請命於帝謂蘇爾灘已死只拉兒哀丁已遁我等應往

何處待命而行惟望於一二年間仰賴天祐得遵主上所立期限

繞奇卜察克之地以往蒙兀里斯單其後又屢遣人奏事時西域

之地多亂每次奏事皆以三四百人護送軍入義拉克其海南部名呼拉商以東皆是

詳西域傳注取哈耳城當即胡瓦耳詳釋地西模囊城至立亞城掠之立亞詳至枯姆城大

殺掠西往哈馬丹其酋賽特密哲哀丁阿拉曷都勒餽衣騎遣官

入守聞別隊至薩哈斯合以下文當是贊章爲其酋塔勒沙拉赤庫赤布克

汗所敗遂往贊章大屠戮又往可斯費音以民守城辱冒力攻下

之民猶力戰兩軍共亡五萬人義拉克境內多羅兵鋒是年冬寒

最甚兵在立亞境內帝在忒耳迷斯那黑沙不之地則是蛇年冬矣既而兵

入阿特耳佩占爲西域傳所過殺掠將及台白利司部主阿塔畢鄂

思伯克云其父名札罕伯克立宛匿不敢出遣人迎降餽牛羊馬及衣服二將卽入

阿而俺駐冬欲入谷魯斤卽元史曷思麥里傳之谷兒只思音轉爲谷魯斤今西人多稱爲曲兒只遇其部萬人來

禦臨陣痛冒戰敗其眾以其境內路隘林密退而往梅拉喀路經

台白利司部主復遣官曰薩木斯哀丁土格雷出餽軍資進攻梅

拉喀城主為婦人不習戰事城民乃自募丁壯為守蒙兀軍驅俘

獲之眾爬城退縮者斬數日城破大殺掠欲入的呀別起耳他書多作牙

哀而陞耳皆部落名詳西城傳而哈馬丹城有貨勒自彌沙舊將只馬哀丁

阿比亞糾眾作亂殺所置守吏並擒阿拉昂都勒下於獄二將復

回哈馬丹破其城只馬哀丁阿比亞求降仍戮之平毀哈馬丹往

那希拉詳未詳破其城城酋乞降允之原文與以不詳及紅色物不知何物又入阿而俺下

昔拉白城往貝列堪屠其城取甘札城詳西城傳又入谷魯斤兵來禦

哲別以五千人設伏速不台迎戰佯敗敵追而伏起殺其眾三萬

入失兒灣部即馬思麥里傳之失兒灣沙城破得耳奔特關門即打耳班皆詳西城傳及釋地遣使告失兒

灣沙詳未詳速覓鄉導人來比導者十人至殺其一為徇不善導路有

如此例入阿蘭部即阿速阿蘭人糾合奇卜察克人來戰即察無勝負二

將遣告奇卜察克人我等皆一類阿蘭為異類

欽察阿速城墳亦當同類考諸西書欽察人並非青

目赤髮而元人所撰庚申外史云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麻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類上紅軍阿速者緣晴回回也素號桀驁悍勇射然則阿速人乃真青口故二將謂其異類矣欽察人非青目赤髮見釋地我等當立約議和不相侵犯如欲財物皆可致餽因

厚遺之奇卜察克人引去由是戰勝阿蘭大殺掠奇卜察克人散

歸不為備二將出不意攻入其部盡返所遺物敗眾多逃入俄羅

斯遂往速達克城城在海濱與康思但丁諾白爾城相對

就地形而言必係黑海北

境元史地理志之據吉烈西城人亦稱速達特此去速達克其即地嚙特之變音歟詳釋地取其眾下其城遂至俄羅斯界上

奇卜察克人逃入俄者聚集俄兵來攻二將見其勢盛按兵不動

敵以為怯亟進而蒙兀兵退追十二日蒙兀兵忽回戰七日之久

盡敗敵眾掠其地旋即東返遵帝所命之路而還

拉施特敘二將北伐之事甚略多桑博引他書

所紀加詳具哲別傳帝親征塔赤克而回

塔赤即係大食之由來詳西域傳條支考

猴年在路駐夏過冬

行及已境皇孫呼必賚

即世祖今本改音忽拉護來迎即旭烈兀今西人較元史本音為勝多謬稱忽拉古

時

呼必賚十一歲忽拉護九歲在乃蠻界上阿拉馬克委之地云近阿

真在吉勒河那邊仍未詳呼必賚射一兔忽拉護射一山羊蒙兀禮幼者初獵得生

物則以鮮血染長者拇指呼必賚輕搗帝手拭之忽拉護搗帝手

甚重帝曰你如此用力可為羞恥釋文雖通其解但依其語意之行至布哈蘇赤忽地未詳

支金帳設宴大犒三軍地係沙土令各營取石壓墊營帳以免傾

側則有烏布赤諾延云是烏克之弟兄不以石但支木帝咎之宴會時射獵

為樂烏布赤又不從眾合圍以是留之於營七日不令出從烏布

赤惶恐謂如責我當遣我往他處帝乃恕其罪與以一條路大約他處

雞年春至老營夏在舊居駐夏按施特北書紀年悉司史錄治因國史如是不能立異說見前開唐古特又

叛雞年秋整軍攻合申本紀伐西夏在丙戌春徵征則云乙酉秋復統兵征西夏此書與錄同令察合台以本部

兵守老營後路其時朮赤卒窩闊台從帝軍拖雷汗因婦唆魯禾

克帖尼出痘原作西兒忽克克則短與元史字音相合故從元史緩行數日帝在途閒窩闊台之子

庫延

端之訛

古由克歸

即貴山定宗名

二孫求賞資帝曰所有之物已盡歸拖

雷彼係家主

他西書謂蒙古俗幼子得父遺產故幹赤斤之名惟幼子得稱義為守寇解見秘史注拖雷以幼子從父儼如家主其後帝崩建監國親征錄謂太上皇帝時

為太子皆即斯義未可斥其謬妄

其後拖雷汗以衣物分餽之帝以海拉特王之祖忽

魯札克與古由克謂汝有病可令其管膳

海拉特封國建藩詳四城下傳惟忽魯札克之名無考 軍至

唐古特取甘州肅州

案史錄皆謂丙戌入西夏其取甘肅等州本紀繫之於夏下文之狗年當移於此乃舍原書之誤譯者之誤不可知矣甘州肅州下又有

戈州疑是河州

又取兀刺孩城

見說史蒙文即史錄之幹羅孩

圍滴兒雪開城

說史蒙文朵兒蔑該注謂肅州蓋即備兒雪開 合

申主失都兒忽土人稱曰李王

央都兒忽見秘史謂是來降後帝為敗名今考帝末崩前西夏主但納降未來謁則失都兒忽當即

其召親征錄可證西夏主亦曰李凱故稱李王

由其伊兒開都城

原注土語伊兒開蒙古語則云補兒起牙蓋即本紀所謂夏王城秘史蒙文稱南夏曰額里台

牙蓋也

率五十營兵來援帝移軍往迎地多河已冰合

云河皆從黃河而出則是黃河東流本紀丙戌

十一月庚申帝攻靈州夏遣范名令公來援丙寅帝渡河擊夏師蓋是戊年事此誤紀於難年

兵皆從冰上行令眾射矢無許虛

發此戰殺人無算蒙兀兵死十之一合申兵死者增兩倍失都兒

忽逃回都城帝曰彼經此敗力不能復振矣不甚措意越其都城

往取他城既攻下各城後即入乞解境

此即本紀丁亥帝命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等事四月帝次龍

德拔德順等州德順節度使愛申進上馬肩龍死焉則入金境矣皆是猶年事原書失次豈因史未詳故親征錄概不言及而先史及此書皆采諸他處歟

狗年春初至

益昏塔朗呼圖克之地身不甚健得夢知死期將屆

地名無考果有此夢必是猶年而非狗年

是時諸子在側者惟亦孫哥阿克

注云亦赤哈薩兒之子必即亦孫哥所謂阿克未詳何義

因問窩闊台

拖雷今何在相離遠否亦孫哥阿克謂僅離二三里即遣人召至

次晨帝告諸將及從官今有事與諸子商汝等暫避迨眾退乃曰

我殆至壽終時矣我為汝等勑此基業無論東西南北自此首往

彼首皆有一歲程期我遺命無他汝等欲能禦敵多得民人必須

合眾心為一心方可享受永遠國祚我死後汝等奉窩闊台為主

又曰汝等可各歸理事我享此大名死無所憾我願歸於故土察

合台雖不在側當不至背我遺命生亂言畢即麾諸子出自率兵

往南紀牙斯

必係指南宋而名稱不得其解久乃悟為南朝二字變音斯字為尾文當時南朝為通稱故兼文用之

所至之地皆迎降

行至六盤山為主兒只南紀牙斯合申三處交界之地

此同本紀無謂秘史之謂也

主兒只聞其至遣使納賄行成

見本紀丁亥六月

一大珠盛於盤園小珠

無數帝問何人之耳穿眼可來領珠

耶律希亮傳有諸王饒耳珠不受之事可見蒙古當日男子有穿耳者

盡散

於眾有續至求珠者擲珠滿地俟其自取遂多陷入泥土其後尙

有人檢獲失都兒忽自念屢叛屢敗今已全境被擾不能復振惟

有乞降因遣使來立誓歸誠謂不敢望收之爲子帝允其請又以

備貢物遷民戶須展限一月乃得自來朝謁帝亦允之告以今我

尙病且無來令脫命扯兒必前往安撫失都兒忽帝自此病日漸

臨崩之前告其大臣我死且不發喪勿令敵知待合申主來卽盡

殺之猪年八月十五日帝崩

上文未紀猪年必有壽誕元史言七月此云八月當依元史蓋中歷西歷天方歷各不同易於舛錯拉攏物

云崩期在年中則七月是矣帝崩之先夏王域降而未下內夏主未就諸將遵遺命不史固不足憑蒙古碑流謂納西夏之后致病真是無稽滿語辨見秘史注

發喪俟合申主來謁殺之而後發喪奉柩歸老營四鄂爾多同口

舉哀遠處得信亦皆奔喪三月而後畢集先時帝至一處見孤樹

愛之盤桓樹下良久謂左右曰我死即葬於此其後有人述前命

遂卜葬樹下據云葬後樹皆叢生後成密林不辨墓在何樹之下

雖當日送葬者亦莫能識據云集在克魯倫河菓子奇草木子述元世葬法深埋之

遺跡蓋不欲人知也此實所述必係後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

葬後廣植茂林使人莫辨一作用拖雷汗蒙哥汗呼必賚汗阿里布喀即阿

皆附葬於此他子孫則別葬守墓者為烏梁海人此非蒙古之烏梁海詳部族考

入其中則羣阜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不立陵墓今以地圖考之歸化城北非太祖葬

地或即所謂他子孫則別葬之地也按蒙古游牧記鄂爾多斯盟名伊克昭蒙古謂大曰伊克昭

曰昭理藩院則例伊克昭境內有奇斯汗圖寢札薩克一員專司經理漢引蒙古源流云以革

奉柩至所卜久安之地立白屋八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博特克地方建立陵寢阿勒

坦山即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北之阿爾布坦山哈岱山即哈爾特山史謂葬起盤谷在今賽因

語頭左翼右翼與鄂爾多斯旗右翼中旗兩界之交無疑達七則太祖葬之在今哈爾特山

內外元初為西夏地然考蒙古源流謂以蒙奉柩至移紆之遠爾處所車輪挺然不動吉爾根巴

圖爾恩果鄂爾多斯地也布勒撒克喀倫等處地而謂汗何憐唐古特反將昔日葛爾蒙古等棄擲

言畢柩因徐轉動遂至所卜久安之地德里衣布勒撒干即漢史之迭里溫李勒若黑太祖葬

生地也鄂爾多斯喀倫河名釋譯其言太祖必不葬於西夏張穆引之其誤顯然本紀六月帝次

清水縣西江為今甘肅興州境七月壬午不豫已丑崩於薩里州哈宅徒之行宮今鄂爾多斯右

翼前族西南有哈柳圖河東南流合金河入榆林邊蒙古名金河曰錫喇烏蘇史之薩里與錫喇對音哈老徒哈柳圖音合鄂爾多斯當是崩地非葬地誤以為爾雅徐靈黑龍事略羅兄武沒真墓在薩渚河之側山水環繞正與西域舊合自兔年至猪年帝崩凡九年帝之事迹國史及他

書所載多簡而不詳今略補之庶乎帝在生時何年為何事讀史

者可以知其大概矣所謂補者當即指帝伐西域之事蒙兀人多謂帝七十二歲生死

皆猪年此為突而屈年分其金棺至老營在當年某月十五日貝勒

津注原文某月字不能辨以星度考之蓋已七十五歲此當是由歷法有論日論月之

別以突而屈歷計年應七十三歲其生在年中其崩亦在年中故

以月論則七十五以日論則七十三國史所記年分當父在時尙

年幼固無可言及至其身事變迭起不能得詳以此少記四十年

事迹父在至父沒共十三年父沒之後眾多畔從泰亦赤兀謬倫

兀格煞戮心力始留住少許人帝受泰亦赤兀朱里牙特案此書誤合札只刺

特與朱里牙特為一故云受朱里牙特之厄其實非也當云札只刺特蔑兒乞即太祖后被虜之事塔塔兒等人許多驚恐然

得天祐不特免難且能陸續收滅其眾如是者又二十七年二十

原書以下復從

七年之首年為鼠年末年為虎年蓋至虎年而甚強云

虎年後免年起

略述每年事述如書之目錄然大

云復述三二

附太祖訓言補輯拉施特采訪太祖嘉言錄行多國史未載而別見著述者凡三十條自

當日史官未滿武多失於記載今考此三十條中不乏至理名言戒酒一條略見元史阿剌兀思
剌吉忽里傳傅爾朮救帝矢傷一條亦略見元史阿剌兀思
據傳聞誠不能免歧異也譯而存之但潤色其詞
不改易其義深沈有大略史論可以窺見一斑云

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虐待其已聘
之女女慢視其已字之男長者不約束幼者幼者不受長者約束
高位達官信用親近遺棄疏逃富厚之家不急公而吝財若是之
人必至流為匪類變為叛賊家則喪國則亡臨敵則遇殃我嚴切
告戒以防此弊於是將領中有材士卒中有材下至厮養各盡其
職仰荷天祐大業以成冬夏游牧馬騰士飽咸無缺乏使子孫悉

依吾訓行之雖千年萬年可也

諸王百官不依我告戒則禍害立至思再得成吉思汗以提命汝

等笑可得哉告戒如下

此條應併合上條乃是然原文疏分爲二

諸諾延每歲二次來受教令歸則實力奉行自能綱舉目張鈴束部曲若面從心違致我教令如石落水如矢入草若此人者不可使居眾上

能治家者卽能治國能轄十人者卽能轄千人萬人能理已事卽能理國事爲國禦敵

什人之長不盡職者去之卽於此什人中選擇爲長出一令發一言必三人謂然而後可行已一人也更以人言衡之又一人矣更以有識者之言衡之則又一人矣是謂三人否則令勿出言勿發幼者見長者長者未問幼者勿先發

此條有譯喻甚費解不釋

馬肥時能疾馳瘦時亦馳肥瘦得中亦馳乃為良馬

此喻語也字義甚廣

將士臨敵當思得名如罔獵然禱祐於天務多獲而後已

臨民之道如乳牛

有安靜和易無言成化之意

臨敵之道如鷲鳥

言猛也二語頗類子書

一言而見為善必行其言見為不善則不必行其言知己為何如

人乃能知人為何如人

人不能如日光無遠近不燭則家事賴有內佐夫或外出客至其

家款接食飲必致豐腆而後謂盡婦職遐邇稱譽視其家即可知

其人矣

三本外美吉為俗尚如是

人在忙遽倉猝時當法達爾海烏哈日者達爾海烏哈出二人從

遠見敵者二人從者謂以三人攻二人往必勝達爾海烏哈曰我

已見彼彼豈不見我哉

言外之意謂彼見我人深而不逃必有計也

策馬去之合於已眾既而

知此二人一為塔塔兒酋帖木兒烏哈潛伏五百餘人於山隘獨

出誘敵往則爲擒矣

圍獵時多得獸

此理

戰陣時多殺敵

此理

若天爲關

一

生路則我可以

緩而人可以忘

言不當窮追勿捨人亦不至飲恨甚深也

言勇無如也孫伯終日戰而不疲不飲不食而不飢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爲將彼視人猶已士卒疲矣飢渴矣而彼不知也故爲將者必知己之疲知己之飢渴而後推之於人其行軍也必知路之遠近以量士馬之力量力自弱者始弱者能之强者無弗能矣

此條不惟將將且見君人之道

商賈善居積物之良楷纖悉必計將領之教子弟亦然騎射之事講肄精良必如良賈牟利視若身心性命之不可忽也

教戒子弟毋使忘本不可使其但知鮮衣美食乘駿馬擁嬌姬則將忘我等開創之勞

嗜酒者昏若聾若瞽心手無主執業俱廢酒之亂性不問人之善惡也語意甚精君嗜酒則君失職百僚嗜酒則臣失職將嗜酒則軍制弛

兵嗜酒則事變生常人嗜酒則將傾家僕役嗜酒則將受責不得已而節飲一月三次足矣或二次能不飲者尤加人一等

我昔征乞解阿勒壇汗時解帶置項解馬掛之釧跪禱於天請報俺巴海句烏勤巴勒哈之仇一爲我祖弟兄一爲我父弟兄天若許我則祐我得勝山是敗阿勒壇汗得其土地

我後登阿爾泰山以望已營我軍之多如林從軍之女亦可成隊我願其口饜肥甘身饜文繡居得華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內荆棘不生此我之素志也

汝等不從我教初二次責辱之三次則流於巴勒真句忽兒珠爾之地地名未詳歸而仍不從教則下諸獄終不改則令宗親共議其罪

自將帥以至士卒雖無敵時亦當籌備一聞號令立即起行

男子生於巴兒古真脫窟姆及幹難克魯倫之地皆聰慧有膽量

不待十分指示即能領會道理女子亦然不待修飾自然端好

我遣木訶里國王征南京取七十二城馳使奏捷問可旋師否告

以盡取之而後歸使者回報木訶里問主上尙有何言使者謂別

無所言惟伸拇指以示巨擘之獎木訶里又問主上之伸拇指真

謂我否曰然木訶里曰如是則我之不惜身命亦不枉矣又問此

外何人得邀主上之伸拇指使者曰更有博爾朮句孛兒忽勒句

虎必來句赤老根句哈刺察兒元末附馬帖木兒五世祖名見元秘史札歹句巴歹句克失

里克即乞失里黑謂此等人護衛我皆能得力或調鷹或牧馬或善戰皆

有所長此條似非太祖之言而原文乃人太祖語氣

有將巴刺哈刺赤問我曰主上如是神武無堅不破請問有何徵

兆我告之曰我未卽位之先嘗獨出遇六人守隘口不得過我持刀以前矢如雨集而我無一傷殺此六人而行歸途經六屍傍其六騎猶在我卽驅之以歸所謂徵兆如是而已

一日與博爾朮同行遇二十餘人設伏於嶺博爾朮從而後我不及待卽往攻之矢傷我口昏仆於地博爾朮至見我傷重以熱水飲我凝血乃吐重復往攻二十餘人始以爲必死繼乃大驚皆來降博爾朮由是寵異

成吉思汗少時晨起理髮見有白髮數莖左右皆訝謂年少不應有此成吉思汗曰天命我爲眾人之長所以先與我以老態爲爲長者之兆

成吉思問博爾朮等人生何者最樂博爾朮曰臂名鷹控駿騎御華服韞春之天出獵於野斯爲最樂博爾忽勒曰鷹鵠自空搏擊

飛禽不搏落不止憑騎觀之斯為最樂虎必來曰圍獵之時眾獸
驚突觀者最樂成吉思汗曰不然人生之樂莫如殲滅仇敵如木
及根乘其駿馬納其妻女以備後宮乃為最樂

卷一百一十五今疑部族相傳有此告戒語本于而第四條語已不全不如施特所記之
完善第五條為國禦敵作為國禦病之意係誤第六條誤將什人之長作為物名第七條將第二
層人言謂去第八條亦誤第十條當思得名無意較此更暢惟以下語晦
十二條語微異而理不差二十五條疑本甚不好三十條則無之矣

附太祖諸弟世系

原書即在本紀內
今摘出附錄於後

也速該次子朮赤哈薩兒

朮赤其名哈薩兒義為猛獸
以其軀幹甚偉故有是稱

力能折人為兩截滅

乃蠻時主中軍甚出力故帝予以賞格凡其後人位次在皇族之

上至今時仍有此制其後人與可汗親王同坐

所謂親王當
指皇子而言

相傳有

四十子惟三人著稱一也古一脫古

即脫忽

一也生哥

即移相哥

也古也生哥

事迹見於史策脫古事迹不詳也古脫古身材皆小也生哥獨偉

岸朮赤哈薩兒薨也古嗣位也古薨也古子阿兒哈孫嗣位

案太宗
本紀或

作野苦亦作也古憲宗元二年本紀作也古三年也古以忽魯諸王禿剌兒營故讓其征高麗之兵乃是年冬命宗王耶虎與洪福源同征高麗耶虎無考豈即也古而仍令來征耶虎宗三年後也古不單於史阿兒哈孫無考世祖二十五年四月甲申詔皇孫撫諸軍討叛王火魯火孫合丹香魯干火魯火孫似即阿兒哈孫而世次不符西域史此語殆誤抑由西人誤譯

可汗呼必資哥汗時也生哥嗣位恩膺重任統領全軍可汗與阿

里布喀戰即阿兒也生哥助王師相傳壽至七十五歲可汗召至議

事髮無一莖白者案憲宗元年大兄忽兒亦孫哥世祖中統元年也先哥車東道諸王

蒙哥可汗時尤赤哈薩兒數妃尙在其分地在阿爾賓河枯拉

淖爾海拉兒案倫河東北流瀟為枯輪淖爾再出而東北為額爾古納河東自海拉兒河

拉兒內府則作海拉爾水道提綱作開拉里詳規征錄海刺兒帖尼火魯罕注兩處皆符則阿爾

賓河當即額兒古納河云近幹赤斤大王封地當是北赤哈薩兒地在北幹赤斤地在東南南

帖木兒傳致乃蓋云於忽爾阿刺河迨至海拉兒地近幹赤斤後王封地也古子

河又敗走忽爾阿刺疑是阿爾忽刺即額兒古納地近幹赤斤後王封地也古子

貝達克考無又有子火兒哈孫當即上之土古子也不根也生哥子愛

每根當呼必資可汗時愛每根嗣其父也生哥位宗室世系表也苦子愛哥阿不下移相哥子勢

都兒脫忽大王案載有子今考也不根即阿不干而愛每根似即愛哥愛每根下勢格都

恐西成傳聞有誤也苦三王子制何以寒落如是史表亦未盡可憑

兒繼嗣亦在呼必賚可汗時勢格都兒與幹赤斤後王禿格察爾之孫合而謀叛即男為可汗所誅分其軍即表之勢格兒世祖二十四年本紀作失都兒又二十九年正月賜諸王失都

兒金千兩豈已悔罪歸誠耶抑名同人異耶朮赤哈薩兒後人分領一軍從至西域阿八哈時

尙在今亦有存者朮赤哈薩兒有一子曰巴忽兒達爾云以面色淡白故有是名

母阿爾壇哈敦火魯刺思人朮赤哈薩兒又娶僕婦闊闊真甚美

生子哈拉兒珠在襁褓中即屬阿爾壇哈敦撫養哈拉兒珠有七

子曰帖木兒無後曰沙里曰木哥都二子曰布克兒台曰庫倫沙明曰忽圖哥其子阿

兒斯蘭從忽拉護至西域而卒上三分領一軍至西番即其人曰沙兒速克塔二子曰忽占

曰孟岱兒子烏而傑特木拉曰呼兒達喀無後相傳窩闊台可汗時察合台

遣使來告從前共飲食之人今已漸少如可汗遣舊人來庶易共

理國事是以可汗命哈拉兒珠前往阿爾壇哈敦不願遠離亦偕

行並挈其孫徹兒吉歹同往徹兒吉歹時尙幼為巴忽兒達爾長

子其次子失其名幼即卒徹兒吉歹五子曰奇卜察克

二子曰台柱
曰霍拉威

蘇圖曰庫克皆無後曰圖丹土喝塔曰台兒極兒

三子曰巴
拉兒曰普拉特

後八刺克與阿八哈爭戰

詳阿八哈傳

哈拉兒珠徹兒吉歹同助戰八刺

克敗兵亦散二人相謀謂本是可汗命吾等西來吾等今當往依

阿八哈遂至梭庫兒魯克之地謁阿八哈厚撫而納之先令庫克

從阿爾渾

阿八哈

繼令蘇圖亦往從又令圖丹土喝塔管倉糧亦令台

兒極兒管糧因其不能任事改令隨扈沙兒速克塔孟岱兒呼兒

達喀皆從阿八哈待以親王之禮

也速該三子哈準生子甚多嗣位者為伊兒吉歹

即史克之
按只吉歹

窩闊台

蒙哥呼必賚可汗皆重之遇大事必與商分地在東方近長城近

主兒只地

主兒只即女直地當在今
吉林西南盛京熱河以北

又近亦乞刺思部地哈蘭真額刺特

及兀兒古以河

哈蘭真即太祖與汪罕戰地額刺特即
元史之額列惕沙陀之謂兀兒古
以河即元史之兀勒灰河史錄作兀魯回水通
遼河土名烏爾虎河

亦作吳兒灰內府與圖作烏爾圖蒙古游牧記作鄂爾虎馬珠穆沁左翼旗地餘詳太祖本紀譯證無人從至西域伊兒吉歹子察

忽刺嗣位察忽刺子哈刺忽兒嗣位哈刺忽兒子哈丹嗣位哈丹

子勝格納哈兒嗣位史表按只吉歹子曰台丹曰察忽刺曰忽列虎兒濟南王等納哈

案按只吉歹太宗五年八年本紀俱作按赤帶定宗憲宗本紀俱作按只帶而世祖中統元年三月率東道諸王來會者僅有忽刺忽兒無按只帶十二月賜諸王銀及文綺帛則有按只帶忽刺忽兒合丹忽刺出勝納合兒當是一家人故連類受賜惟察忽刺未見世祖本紀憲宗三年癸丑世祖征大理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史表無抄合似是察忽刺也只烈似即表之濟南王也只里為察忽刺子故疑是也中統二年忽刺忽兒所部民飢免上供羊至元九年十二月諸王忽刺出拘括逃民高麗界中高麗遣魯花赤上其事詔高麗諸民猶未安集禁罷之至元二十年諸王勝納合兒設王府官三員二十四年與乃顏同叛罷勝納合兒濟南分地所署官嗣後本紀不著其名惟至元三十年部傳錄乃顏勝納合兒女直戶四百盧慶銀令屯田揚州列傳惟忽憐士土哈所執盡得其情勝納合兒土哈傳作勝刺哈又謂乃顏陰遣使來結勝刺哈為土哈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哈官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合從西道進還上都請從叛諸王赴江南諸省從軍自効十月桑哥言諸王勝納合兒印文曰皇姬貴宗之寶實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為濟南王印為宜濟南封號常始於此史表按只吉歹冠以濟南王殊誤諸王表濟南王下云也只里至元二十四年封當是勝納哈兒叛後改封也只里呼

必資可汗查伊兒吉歹後人共有六百不可勝格納哈兒以與韓赤

斤後人同叛被誅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也速該四子帖木哥幹赤斤人常稱為幹赤那顏其長妃曰珊達
克勤為幹勒忽納特氏與諤倫太后同族咸尊敬之幹赤那顏好
土木喜建宮室苑囿成吉思汗愛其幼弟延之上坐其子亦令位
己子之上成吉思汗分與軍五千故部眾甚盛分地在蒙古東北
面界外已無蒙古人生子甚多薨後子禿格察兒嗣

史作塔察兒歐陽元高昌傳云

振吉思與火魯和孫脫白皇后帖列蘇氏投塔察兒以皇太弟寶璽爵為王素太宗六皇后呼

脫列哥那神史作朵列格捏當即帖列蘇曰氏者傳之誤也幹赤之薨當在六皇后攝國時

必資可汗召宗王議事禿格察兒必與其列阿里布喀叛時令禿
格察兒往討敗其眾久在軍中運籌治事壽甚高薨後子乞卜嗣
乞卜子亦曰禿格察兒嗣乞卜位禿格察兒薨子哀楚兒嗣哀楚
兒薨子乃顏嗣呼必資查其族派有七百人可汗暮年乃顏與勢
格都兒勝格納哈兒及果魯干後人額不干

即也

不干窩闊台可汗後人

烏魯克庫騰無結海都而叛可汗征之或誅或赦軍盡分析今已

無其後人分地案世系大猷撤吉思傳幹其長子不干世孫塔察兒幼克兒說

弟寶興魯為王敘述甚明史表世次亦同惟不干有兄幹滿與傳長子之說不符表又無寶興

惟塔察兒弟帖實之子脫帖音同而世次不同此云乞卜當即不干之訛奪于字音誤作幹亦

那顏之孫塔察兒輔立憲宗率軍南征屢見本紀世祖即位率東道諸王來迎至元九年十年賜

其軍幣帛賜其部飢民此後本紀無其名何人嗣位史不可考表謂是壽王乃崇台未可信此之

哀楚兒以即史之阿朮魯惟表為幹端子塔察兒同祖兄弟表無阿朮魯後裔則此云哀楚兒子

乃顏叛亂伏誅似非妄撰史表則里古台曾孫乃顏修元史者據之以地理志益州附於廣南府

路下引哈刺八都魯傳內乃顏故地一語為證謂乃顏為字魯古歹孫今考本紀太宗八年分賜

諸王民戶幹陳那顏平澤州世祖中統元年七月詔給諸王塔察兒益都平州封邑歲賦金帛至

元二十四年乃顏收罷乃顏所營益都平澤分地遠魯花赤則為幹陳後人無疑廣南王下乃顏

名同人異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以史表有二也不干亦引廿四年書證之實與本紀吻合至西域書之

亦定叛王也不干為開列堅曰孫而未敢言乃顏今以西域書證之實與本紀吻合至西域書之

兩禿格察兒必然有其或傳鈔之說也又乃顏封地在東界兵亦在東本紀五月帝親征高麗王

時諸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六月諸王失都兒所部斡哥率其黨取咸平府渡遼欲劫取葉

懿州守臣求援以北京成軍千人赴之七月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從皇子愛牙赤出潘州進

討宣慰亦兒撤合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八月車駕還上都潘州饒又經乃顏叛兵蹂躪免其

歲絲銀租賦九月咸平懿州北京以乃顏叛民廢耕作詔以海運糧餉之塔出傳言女直水遠達

官民與乃顏連結伯帖木兒傳敗乃顏兵於忽爾阿刺河迨至海拉兒又敗之此二地僅此傳

見似是東藩之西境詳見前注傳又云乃顏黨率眾走山前似指興安嶺又云追賊於札刺馬赤

河迨至海拉兒又敗之此二地僅此傳又云乃顏黨率眾走山前似指興安嶺又云追賊於札刺馬赤

兒與乃顏將黃海戰大敗之又從世祖與塔不台戰又敗之是月至乃顏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

漢軍鎮哈刺河復遺情騎冠駕至失刺幹耳朵從御史大夫玉連帖木兒討乃顏七月至札刺麻
克河營守後路肅防他道敵兵蒙古謂黑日哈刺必是黑河蒙古游牧牧記橫河亦名渥水自克什
克騰旗界發源東流至巴林旗界為大遼水之西一源唐書地理志營州北四百里至潢水今柵
錫喇木倫蒙古謂黃為錫喇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有潢河復有黑河周廣順中胡峒陷北記
謂渡潢水明日又渡黑水宋薛映記及富弼行程錄並謂渡潢水石橋五十里至保和館渡黑水
河沈括筆談謂黑山在大漠北有黑水出其下是黑河在今巴林界蒙古稱哈喇木倫亦作喀喇
木倫下流入西遼河亦作西刺木倫據遼河之西扼南北要路本紀失都兒所部鐵哥渡遼欲劫
取蒙部州可知當日軍情以遼河為要害乃顏封地則在遼河迤北扎刺麻禿當即伯帖木兒傳
扎刺麻禿河獨考中外地圖無合音者惟水道提綱緯綽河於兩山間出平地又東南百數十里
合西來之賽勒河又數十里合東北來之馬拉免河又百里合西來之特門河經科爾沁右翼
境達爾河亦作戴兒如以緯綽馬拉免兩河合言即扎刺麻禿又提綱緯綽河亦曰拖羅河源出
西興安山東麓東南流有賽木哈兒河自北來會齊木哈兒亦與扎刺馬禿音近以地勢重程考
之二河皆在左近傳下云迨至那兀江即今之嫩江亦曰諾尼嫩尼明初曰廣溫仁元武史作
渥江尤與那兀音類緯綽河洮兒河皆東入嫩江故知是也蒙古山即蒙哥山未得確考博羅
傳謂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以二十為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元魯扎刺兒宏吉烈亦其烈思
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徵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與哉此傳所言東方地戶已盡於是則
尤赤哈薩兒哈準兩王分地將於何屬又四月乃顏反五月帝即親征博羅雖有是言殊乖
算史傳乃津津道之誤矣鐵哥傳叛王塔不台率兵過行在而陣李庭傳從帝親征塔不台金
奴來拒賊博羅傳亦有鐵塔不台事而似世祖並未親征皆非事實大約太祖諸弟幹陳那顏
分地最廣轄軍最多自枯倫庫爾以東洮兒河南北嫩江東西大率屬其封境西域書謂分地在
蒙古東北面界外已無蒙古人是也忽魯傳乃顏聲刺哈兒飯世祖親征哈答罕蒙甚盛忽魯迎
敵敗之哈答罕走度抹河還其巢係即那兀之合音即嫩江本紀至元二十二年十月塔海弟六
十言今百姓及諸投下民俱令造船於女直而女直又復發為軍工役繁盛乃顏勝納哈兒兩投

下屬坊採金等戶獨不調有旨遣使發其民亦力振合傳二十一年改北京宣慰使諸王乃顏鎮遼東有異志密請濟之二傳皆可為證乃顏平後次年哈丹克魯干復叛李庭傳伯帖木兒傳皆謂是諸王上上哈傳擊走叛王鐵哥擒叛王哈兒魯凡此諸王召與阿沙不花傳乃顏叛諸王結牙等皆應之阿沙不花北就納牙諸王之謀皆解史表太則諸弟位下恐無其名不知何王之裔讀元史者所以昏瞶迷亂而無所措手也

也速該王子別勒格台子甚多薨後子扎富都嗣即表之爪都惟表是係非是子又太宗七年九年本紀即見口溫不花據表是別里古台次子然惠順元年本紀尙見別里古帶即別勒格台則太宗時別勒格台猶在至世祖中統元年則爪都率眾道諸王或爪都還嗣其祖之位故西域書載人謂其有百婦百子享壽甚高妻子至前有不識者呼必賚

以為子可汗命其子那木罕征海都有叛王將擒那木罕以叛扎富都預謀既而扎富都歸飛格察兒請可汗置諸重典可汗謂其慝有勳勞不可殺貝勒傳注原文可汗前與某某戰札富都將出力某某字已不辨案當即阿里不哥軍見二年本紀必由此役之勞故同受賜中統三年賜廣雷王爪都駝鈕金銀印及諸王台必赤行軍印合必赤大破阿里

合必赤在世祖朝屢著戰功而世系表無考惟分其軍遣往鄭河守護邊界鄭河不能確常自採薪為炊從者請代其勞謂從前有罪今當以此補過可

汗查其本支有八百人可汗云哈薩兒四十子今有八百人別勒

格台後人百人何以亦只八百或言於上哈薩兒後人盛別勒格

台後人其今別勒格台後王仍在可汗處供職未言後王從乃顏叛案史表別里古台何係微里帖

木兒與廣常王封爵本紀二十四年二月敕諸王圍里廣木兒節制諸軍乃顏遣使徵東道兵論

闕里鐵木兒母後闕里似即撒里是別勒古台後王未與叛謀西域書又未言其分地案別里古

台傳以韓難扶魯之地建營以居注西游記釋地謂即韓難河法釋憐河本傳並無河字未敢

言其必是地理志廣甯府路金為廣甯府元封字為古為廣甯王舊立廣甯行帥府事後以地

遼遼治臨潢五總管亦復云有善至岡山為北統府府城西北二十里則當在遼東本傳賜以廣

甯路恩州二城以為分地別里古台孫霍應極以疾廢不能軍世祖傳居於恩以統其備人今考

地理志廣甯路下並羅恩州凡此疑實皆屬無從明晰自事蹟元史者為宗室世系未詳皆以

叛王乃顏為別勒格台之後真不白之冤矣又太祖第四人別勒格台為異母弟世宗長子可

斤居云西國書誤異之六與四三等右非妄脫然史獨有傳而三王皆無傳世宗長子三子

正則其國輪心巨條更無所依據遂無三王傳而別勒格台獨有傳也又元史本傳其子孫最多

居處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營地似

即言其分地按只台似即哈準大王之子

附太祖后妃皇子公主考異拉施特書云成吉思帝有五子王後五人案三

李兒台夫人翁吉刺特氏特因那顏女按史家文作李兒帖兀真解兀真為夫

真似誤以生四子五女蔑兒乞攻成吉思汗掠李兒台而去時已懷

孕蔑兒乞與汪罕交好以李兒台贈汪罕汪罕因與也速該為按

稱謂為名

蒼收而厚撫之部下咸勸汪罕娶孛兒台汪罕不從成吉思汗聞

信遣扎刺亦兒人撒巴請於汪罕歸孛兒台中途朮赤生倉卒無

裹兒具道途復不平坦撒巴乃搏麪爲兒睡具挈以歸以是稱名

朮赤後轄奇卜察克等地次子察合台轄突而吉斯單以至阿母

河今篇哇汗及其子庫特魯克火者皆其後三子窩闊台嗣帝位

其子古由克又別子之後海都別有紀四子圖里汗漢名亦稱也可

那顏又曰烏魯克那顏義皆謂大那顏成吉思汗常稱之曰奴可兒謂義衛從者以常在左右

之故案元秘史蒙文那可兒解爲什當即此圖里義爲鏡薨後蒙古人諱言圖里稱鏡爲庫思

古無考西人稱是突厥語其子蒙哥呼必資皆別有紀今在位者帖木兒可汗即成宗

合贊汗皆其後長女火真別姬先議配汪罕子鮮昆之子而未成

秘史桑昆子禿撒哈此作禿生布赤必有誤故刪後適亦乞刺思人孛徒古爾干古兒干義謂女婿次女扯

扯干適衛刺特人忽禿哈別乞之子脫拉兒赤秘史作扯扯亦堅適亦納勒赤史表開闢干公主適

扯干適衛刺特人忽禿哈別乞之子脫拉兒赤秘史作扯扯亦堅適亦納勒赤史表開闢干公主適

既亦列赤脫史作

三女阿勒海別姬適汪古部主之子石奎夷

創古拉施特

部族考則云姬不云子案史傳阿刺兀思別吉忽里死於難妻子與姪避地雲中人祖既定雲中
 購求得之以其子中要合尙幼封其姪鎮國為北平王鎮國薨子蘇古台襲爵尙宗女字要合
 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尙阿刺海別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也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
 大政各廣而後行師出無內顧憂公主之力也孟洪家連備錄二公主曰阿里馬因俗曰必姬
 夫人曾嫁金國亡國白四部死寓居今領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人事之征伐斬殺
 皆自己出據孟洪古則所謂留守乃掌汪古部事非太祖本部太祖西征幹赤斤居守元祕史西
 游記可證別無阿刺海居守之語作此傳者誤會也史言李要合幼從征西域歸乃尙主孟洪生
 備錄在辛巳歲正太祖在西域追札蘭丁之年不應即云夫死寓居哀武蠻謂阿刺海適孫古生
 子訥古台娶范雷女今案鎮古即鎮國之訛訥古台即鎮國子蘇古台尙嘗宗女諸同元史武
 事其後夫弟李要合自西域還復尙公主鎮國子蘇古台為公主出字要合三子則公主進嬪妾
 所生西域舊但言其前元史但言其後蒙達備錄則適當其中蒙古不諱再醮理宜然也黑韃事
 略白撒卜即白韃靼太子武沒其婿偽公主阿刺罕之前夫此為西域白撒卜即白四部亦即之
 之鎮國何以二名不得其考西域傳謂阿刺海年在高闊台拖雷之間則是太宗妹時宗時錄詳
 汪古部

四女喬馬倫適翁吉刺特人赤古古爾干

原譯遺脫赤古二字據部
 族考
 駒駝馬親征錄作赤果元祕史作出古史表耶國公主位赤滿倫公主適赤窟馬皆即此赤古
 部族考謂是阿勒赤那顏之子蓋即國舅按陳那顏蒙達備錄三公主曰阿五嫁世壽令則易之
 子又云按赤那那兒封尙書令為成吉思后之弟而特薛禪傳但言按陳子
 幹陳尙書宗女必是史官失載阿五異名無考或借錄有訛字餘詳部族考

五女阿兒塔

楞亦曰阿兒塔魯黑適幹勒忽訥特人札弗圖兒色辰台出古爾

干台出其札弗爾兒色辰乃其稱號色辰即秘史之薛禪聰明之謂史表某公主適塔出野馬

又其公主適塔出子尤真伯附明台出即塔出其子尤真伯見部族考史表某公主名已決得

此可補元史餘見部族又有非正后生之女阿勒敦部族考作阿勒敦也立安敦亦作也里

考及憲宗本紀補異安敦然總不如秘史阿勒阿勒屯譯音之確

第五以是女許嫁而亦都護正妻妬忌不令其娶迫正妻死窩闊

台乃議遣嫁此處敘述未完詳部族考蒙遠備錄云成吉思女七人可知者僅三人今確實

有合歹古列堅合歹即哈答似星太祖塔古列堅即古爾干

次日忽蘭哈敦兀洼思茂兒乞部長帶亦兒兀孫女生子果魯干

成吉思汗愛之視如正室出果魯干四子長忽察嗣爵忽察長子

兀兒圖夷嗣爵即表之忽魯歹兀兒圖夷子額不干與乃顏等叛王作亂呼

必資可汗誅之果魯干史表作闕列堅或作曲里堅分地不可考上上哈傳有言也不干

不干僅以身免世祖親征乃顏聞之遣使命土土哈收其餘黨沿河而下元兀刺河富即上拉河

沿河而下當是沿客齊倫河則也不干分地似在客齊倫河果魯干從拔都征俄羅斯受傷而卒

見拔都傳此敘世系悉符史表惟言果魯干四子而表但著忽察

三曰也速凱特塔塔兒人

原作別速凱特元史秘史皆作也速凱特以改正史表第三

字音近也速干而增特字尾音蒙古源流作濟蘇凱恐次序誤倒詳下

生子曰察兀兒幼卒

華書無乃哀武

四曰公主哈敦阿勒壇汗之女

原作昆主哈敦謂是金主之女則必是衛紹王公主金史稱為公主皇后昆主必是公主之訛貌

不揚成吉思汗以其為貴主故厚之無出阿里布喀作亂時尚在

五曰也速倫為也速凱特妹

秘史也速干云我的姐姐名也速又云也速干將他位子讓與也速坐了則也速位不當在前也速干次序在後此之也速倫乃是也速干

上文也速凱特乃是也速

此外位分稍遜而著稱者一曰阿卜哈喀敦

喀敦即哈敦

汪罕弟札罕不

之女阿卜哈之姊妹別克士以迷失夫人適朮赤

見元史秘史志第三

出迷失阿卜哈

唆魯和克台別姬適圖里生四子

憲宗本紀唆魯和克台別姬適圖里生四子

秘史作亦巴合亦同惟云札合敢不有二女此多一女

成吉思汗一日得惡夢因以阿卜哈賜

與兀魯特人怯台那顏僉資家產悉令將去惟留一金盃及斟酒

之人以為遺念

部族考亦詳載大同小異秘史載此事則為賞功與西域所聞不同怯台即主兒扯歹

一曰古兒八速哈敦乃蠻太陽汗之正室成吉思汗寵之照蒙古

禮節成婚秘史誤為塔陽汗母

一乃蠻女失其名從成吉思汗生子朮兒徹罕卒拉施特紀太祖伐金分軍為三之役有朮

主兒赤歹注曰成吉思汗幼子亦見親征錄作朮赤台此之朮兒徹必即主兒赤而每歹字音業連備錄謂成吉思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西京時陣亡今二太子卻為大太子名約直又云劉伯林雲內人有子其勇武沒與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子哀武蠻譯本謂乃蠻女生一子為帝最長子曰忽兒赤惕罕卒忽兒赤惕必即朮兒徹少之訛蒙古子以母貴不以年齒分長幼如別勒格台亦然或者年長於諸弟而序次在正后所生子後故謂幼子通鑑續編太祖六子大太子述赤性下急而善戰早卒二太子察台台性愼密為眾所畏三太子窩闊台是為太宗四太子拖雷是為睿宗其庶子曰朮兒徹歹曰郭列干

一塔塔兒女從成吉思汗生子兀魯察罕早卒即史表次五之元魯赤而增罕字

一哈敦為唐古特人不知名案即西夏國主女秘史載其名曰察合以其為國主女故此書載之下云速哈特願得之成吉思汗即以為附

不解其故附錄注中

附太祖年壽考異

元史本紀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崩壽六十六逆推之帝生於宋高

宗紹興三十二年壬午親征錄於癸亥年滅汪罕後大書特書上
春秋四十二與本紀合蒙古源流亦同元祕史未言帝壽惟記也
速該卒時帝年九歲乃西域史及西域人私家著述無不謂帝生
於猪年崩於猪年十三歲喪父亦在猪年壽七十三則應生於紹
興二十五年乙亥烈祖之崩在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始謂其說謬
妄比考孟珙蒙達備錄謂成吉思汗生於甲戌則爲乙亥上一年
歲數鄰近又蒙古以草青紀歲不云幾歲而云幾草故傳述易訛
若甲戌壬午上下相距九年不應舛錯至此復考陶宗儀輟耕錄
元順帝朝詔修遼金宋三史楊維禎著正統辨謂宋祖生於丁亥
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
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建國
庚申之說諸書無徵惟西域史詳載猴年滅秦亦赤兀敗哈答斤

諸部取威定霸固在斯時必謂建國是年似由傅會然大祖徵召
邱處機詔云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自庚申至丙寅
卽帝位正七年錢崖是說殆有由來非盡出於比附自來星命家
占婚擇日但論年支不論年干生於乙亥乃與宋祖生於丁亥符
合錢崖此辨上之於朝斷然不敢臆撰然則元史等書未可盡信
而殊方異論未可盡疑矣詳引附識以俟世之博雅君子論定焉

太祖本紀譯證下終